

八

編

類

纂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七十一

左編

臣類

相臣

宋范仲淹

字成

范仲淹字希文唐宰相履冰之後其先邠州人也後徙家江南遂爲蘇州吳縣人仲淹二歲而孤母更適長山朱氏從其姓名說少有志操旣長知其世家廼感泣辭母去之應天府依戚同文學晝夜不息冬月憊甚以水沃面食不給至以糜粥繼之人不能堪仲淹不苦也舉進士第爲廣德軍司理叅軍迎其母歸

養日抱其獄與太守爭是非守盛怒臨之仲淹不爲屈歸必記其往復論辯之語於屏上比去貧止一馬鬻馬徒步而歸改集慶軍節度推官始還姓更其名母喪去官晏殊知應天府聞仲淹名召真府學上書請擇郡守舉縣令斥游惰去冗僭慎選舉撫將帥凡萬餘言服除以殊薦爲秘閣校理仲淹汎通六經長於易學者多從質問爲執經講解亡所倦嘗推其俸以食四方游士諸子至易衣而出仲淹晏如也每感激論天下事奮不顧身一時士大夫矯厲尚風節自仲淹倡之天聖七年章獻太后將以冬至受朝天子

率百官上壽。仲淹極言之。且曰：奉親於內。自有家人禮。顧與百官同列。南面而朝之。不可爲後世法。且上疏請太后還政。不報。尋通判河中府。徙陳州。太后崩。召爲右司諫。言事者多暴。太后時事。仲淹曰：太后受遺先帝。調護陛下者十餘年。宜掩其小故。以全后德。帝爲詔中外。毋輒論太后時事。初太后遺詔以太妃楊氏爲皇太后。叅決軍國事。仲淹曰：太后母號也。自古無因保育而代立者。今一太后崩。又立一太后。天下且疑陛下不可。一日無母后之助矣。歲大蝗旱。江淮京東滋甚。仲淹請遣使循行。未報。乃請問曰：宮掖

如此請官
實不絕妙
古人大作
則供於廷

中半日不食，當如何？帝惻然，廼命仲淹安撫江淮。所
至開倉賑之，且禁民淫祠，奏蠲廬舒折役茶，江東丁
口鹽錢，且條上救弊十事，還以太平州民所食烏味
草進呈，乞宣示六宮戚里，用抑奢侈，會郭后廢，率諫
官御史伏闕爭之，不能得，明日將留百官，揖宰相廷
爭，方至待漏院，有詔出，知睦州歲餘，徙蘇州，州大水，
民田不得耕，仲淹疏五河導太湖注之海，召還，判國
子監，仲淹自還朝，言事愈急，宰相陰使人諷之曰：「符
制侍臣，非口舌任也。」仲淹曰：「論思乃侍臣職，余敢不
勉。」宰相知不可誘，乃命知開封，欲撓以劇煩，使不暇。

能議亦幸其有失，亟罷去。仲淹處之彌月，京邑肅然。稱治時，呂夷簡執政，進用者多出其門。仲淹上百官圖，指其次第曰：「如此爲序，遷如此爲不次，如此則公如此則私，況進退近臣，凡超格者不宜全委之宰相。」夷簡不悅。他日論建都之事，仲淹曰：「洛陽險固而汴爲四戰之地，太平宜居汴，卽有事必居洛陽，當漸廣儲蓄，繕宮室。」帝問夷簡，夷簡曰：「此仲淹迂濶之論也。」仲淹乃爲四論以獻，大抵譏切時政。且曰：「漢成帝信張禹，不疑舅家，故有新莽之禍。臣恐今日亦有張禹壞陛下家法。」夷簡怒，訴曰：「仲淹離間陛下君臣，所引

用皆朋黨也。仲淹對益切。由是罷知饒州御史韓瀆。希宰相旨。請書仲淹朋黨。揭之朝堂。詔曰。朕聞至治之世。元凱共朝。不爲朋黨。若明臣哲。垂榮亡極。朕具食厲志。庶幾古治。而人務交遊。家爲激訐。更相附離。以沽聲譽。至陰招賄賂。陽託薦賢。又按察將命者。恣爲苛刻。屬文之人。類亡體要。自今委中書門下御史臺采察。以聞。於是秘書丞余靖上言曰。仲淹以一言忤宰相。遽加貶竄。况前所言者。在陛下母子夫婦之間乎。陛下旣優容之矣。臣請追改前命。太子中允尹洙自訟與仲淹師友。且嘗薦已。願從降黜。館閣校勘。

歐陽修以高若訥在諫官坐視而不言移書責之由是三人者皆坐貶明年夷簡亦罷自是朋黨之論興矣仲淹既去士大夫爲論薦者不已仁宗謂宰相張士遜曰向貶仲淹爲其密請建立皇太弟故也今朋黨稱薦如此奈何再下詔戒勅元昊反改陝西都轉運使會夏竦爲陝西經畧使進仲淹龍圖閣直學士以副之夷簡再入相帝諭仲淹使釋前憾仲淹頓首謝曰臣鄉論蓋國家事於夷簡無憾也延州諸砦多失守仲淹自請行遷知延州先是詔分邊兵總管領萬人鈐轄領五千人都監領三千人寇至禦之則官

卑者先出。仲淹曰：將不擇人，以官爲先後，取敗之道也。於是大閱州兵，得萬八千人，分爲六，各將三千人，分部教之。量賊衆寡，使更出禦賊。時塞門承平，諸砦旣廢，用種世衡策，城青澗，以據賊衝。大興營田，且聽民得互市，以通有無。又以民遠輸勞苦，請建鄜城爲軍，以河中同華中下戶稅租就輸之。春夏徙兵就食，可省糴十之三。他所減不與，詔以爲康定軍。明年正月，詔諸路入討。仲淹曰：正月塞外大寒，我師暴露，不如俟春深入。賊馬瘦，人饑，勢易制也。况邊備漸修，師出有紀，賊雖猖獗，固已懾其氣矣。鄜延密邇靈夏，西

羗必由之地也。第按兵不動以觀其釁。許臣稍以恩
信招來之。不然情意阻絕。臣恐偃兵無期矣。若臣策
不效。當舉兵先取綏宥。據要害屯兵營田。爲持久計。
則茶山橫山之民。必挈族來歸矣。拓疆禦寇策之上
也。帝皆用其議。仲淹又請修承平永平等砦。稍招還
流亡。定堡障。通斥候。城十二砦。於是羗漢之民相踵
歸業。久之元昊歸。陷將高延德。因與仲淹約和。仲淹
爲書戒諭之。會任福敗於好水川。元昊答書語不遜。
仲淹對來使。焚之。大臣以爲不當。輒通書。又不當。輒
焚之。宋庠請斬仲淹。帝不聽。降本曹員外郎。知耀州。

環慶路經畧使初元吳反陰誘屬羌爲助而環慶酋長六百餘人約爲鄉導事尋露仲淹以其反復不常也至部卽奏行邊以詔書犒賞諸羌閱其人馬爲立條約若讐已和斷輒私報之及傷人者罰羊百馬二已殺者斬負債爭訟聽告官爲理輒質縛平人者罰羊五十馬一賊馬入界追集不赴隨本族每戶罰羊二質其首領賊大入老幼入保本砦官爲給食卽不入砦本家罰羊二全族不至質其首領諸羌皆受命自是始爲漢用矣改邠州觀察使仲淹表言觀察使班待制下臣守邊數年羌人頗親愛臣呼臣爲龍圖

閣老子今退而與王興朱觀爲伍恐爲賊輕矣辭不
拜慶之西北馬鋪砦當後橋川口在賊腹中仲淹欲
城之度賊必爭密遣子純祐與蕃將趙明先據其地
引兵隨之諸將不知所向行至柔遠始號令之版築
皆具旬日而城成卽大順城是也賊覺以騎三萬來
戰佯北仲淹戒勿追已而果有伏大順旣城而白豹
金湯皆不敢犯環慶自此寇益少明珠滅藏勁兵數
萬仲淹聞涇原欲襲討之上言曰二族道險不可攻
前日遣繼嵩已喪師彼平時且懷反側今討之必與
表裏南入原州西擾鎮戎東侵環州邊患未艾也若

北取細腰、胡蘆、泉爲堡障，以斷賊路，則二族安而環州鎮戎徑道通徹，可無憂矣。其後遂築細腰、胡蘆諸砦，葛懷敏敗於定川，賊大掠至潘原，關中震恐，民多竄山谷間。仲淹率衆六千由邠涇援之，聞賊已出塞，乃還。始定川事，聞帝按圖謂左右曰：「若仲淹出援，吾無憂矣。」奏至，帝大喜曰：「吾固知仲淹可用也。」時已命文彥博經畧涇原，帝以涇原傷夷，欲對徙仲淹，遣王懷德諭之。仲淹謝曰：「涇原地重，第恐臣不足當。此路與韓琦同經畧，涇原並駐涇州，琦兼秦鳳，臣兼環慶、涇原有警，臣與韓琦合秦鳳環慶之兵犄角而進。」

若秦鳳環慶有警，亦可率涇原之師爲援。臣當與琦
練兵選將，漸復橫山，以斷賊臂。不數年間，可期平定
矣。願詔龐籍兼領環慶，以成首尾之勢。秦州委文彥
博，慶州用滕宗諒，總之孫沔，亦可辦集。渭州一武臣
足矣。帝采用其言，復置陝西路安撫經畧招討使，以
仲淹、韓琦、龐籍分領之。仲淹與琦開府涇州，而徙彥
博帥秦，宗諒帥慶，張亢帥渭。仲淹爲將，號令明白，愛
撫士卒，諸恙來者，推心接之，不疑。故賊亦不敢輒犯
其境。元昊請和，召拜樞密副使。王舉正懦默，不任事。
諫官歐陽修等言：仲淹有相材，請罷舉正，用仲淹。遂

改叅知政事，仲淹曰：執政可由諫官而得乎？固辭不拜。願與韓琦出行也。命爲陝西宣撫使，未行，復除叅知政事。帝方銳意太平，數問當世事。仲淹語人曰：上用我至矣，事有先後。久安之弊，非朝夕可革也。帝再賜手詔，又爲之開天章閣，召二府條封仲淹惶恐，退而上十事。一曰：明黜陟，二府非有大功大善者，不遷。內外須在職滿三年，在京百司非選舉而授，須通滿五年，乃得磨勘。庶幾考績之法矣。二曰：抑僥倖，罷少卿監以上乾元節恩澤，正郎以下若監司邊任，須在職滿二年，始得蔭。子大臣不得薦子弟任館閣職任。

十之法無冗濫矣。三曰精貢舉。進士諸科請罷糊名法。參考履行無闕者。以名聞。進士先策論。後詩賦。諸科取兼通經義者。賜第。以上皆取詔。裁餘優等免選。注官次第。人守本科。選進士之法。可以循名而責實矣。四曰擇長官。委中書樞密院。先選轉運使。提點刑獄。大藩知州。次委兩制三司。御史臺。開封府官。諸路監司。舉知州。通判。知州。通判。舉知縣。令限其人數。以舉主多者。從中書。選除刺史。縣令。可以得人矣。五曰均公田。外官廩給不均。何以求其爲善耶。請均其入第。給之。使有以自養。然後可以責廉節。而不法者可

誅廢矣六曰厚農桑每歲預下諸路風吏民言農田利害堤堰渠塘州縣選官治之定勸課之法以興農利減漕運江南之圩田浙西之河塘隳廢者可興矣七曰修武備約府兵法募畿輔強壯爲衛士以助正兵三時務農一時教戰省給贍之費畿輔有成法則諸道皆可舉行矣八曰推恩信赦令有所施行主司稽遲者重寘於法別遣使按視其所當行者所在無廢格上恩者矣九曰重命令法度所以示信也行之未幾旋即釐改請政事之臣叅議可以久行者刪去煩冗裁爲制敕行下命令不至於數變更矣十曰減

徭役戶口耗少而供億滋多省縣邑戶少者爲鎮併
使州兩院爲一職官白直給以州兵其不應受役者
悉歸之農民無重困之憂矣天子方信嚮仲淹悉采
用之宜著令者皆以詔書畫一頒下獨府兵法衆以
爲不可而止時議弛茶鹽之禁及減商稅仲淹以爲
不可曰茶鹽商稅之入但分減商賈之利耳行於商
賈未甚有害也今國用未減歲入不可闕既不取之
於山澤及商賈須取之於農與其害農孰若取之於
商賈今爲計莫若先省國用國用有餘當先寬賦役
然後及商賈弛禁非所當先也其議遂寢又建言周

制三公分兼六官之職漢以三公分部六卿唐以宰相分判六曹今中書古天官冢宰也樞密院古夏官司馬也四官散於羣有司無三公兼領之重而二府惟進擢差除循資級議賞罰檢用條例而已上非三公論道之任下無六卿佐王之職非治法也臣請倣前代以三司司農審官流內銓三班院國子監太常刑部審刑大理羣牧殿前馬步軍司各委輔臣兼判其事凡官吏黜陟刑法重輕事有利害者並從輔臣卜奪其體大者二府僉議奏裁臣請自領兵賦之職如其無補請先黜降章得象等皆曰不可久之乃命

參知政事賈昌朝領農田仲淹領刑法然卒不果行
仲淹爲叅政與韓富二樞並命銳意天下之事患諸
路監司不才更用杜杞張昱之輩仲淹取班簿視不
才監司每見一人姓名一筆勾之以次更易富弼素
以丈事仲淹謂仲淹曰六丈則是一筆焉知一家哭
矣仲淹曰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耶遂悉罷之初仲淹
以忤呂夷簡放逐者數年士大夫持二人曲直交指
爲朋黨及陝西用兵天子以仲淹士望所屬拔用之
及夷簡罷召還倚以爲治中外想望其功業而仲淹
以天下爲已任裁削倖濫考覈官吏日夜興致太平

然更張無漸、規摹闊大、論者以爲不可行。及按察使出、多所舉劾、人心不悅。自任子之恩薄、磨勘之法密、僥倖者不便。於是謗毀稍行、而朋黨之論浸聞上矣。會邊陲有警、因與樞密副使富弼請行邊、於是以仲淹爲河東陝西宣撫使、賜黃金百兩、悉分遺邊將。麟州新羅大寇、言者多請棄之。仲淹爲修故砦、招還流亡三千餘戶、蠲其稅罷榷酤于民。又奏免府州商稅。河外遂安。初、仲淹出使、呂夷簡已老居鄭。仲淹往見之、夷簡欣然相與語。終日、問曰：何爲亟去朝廷？仲淹言欲經制西事、爾事畢、即還。夷簡曰：經制西事、莫如

在朝廷之爲便，且君此行正蹈危機，豈復載入傳，爲之愕然。自仲淹出使攻者益急，仲淹亦自請罷政事。上欲聽其請，章得象曰：「仲淹素有虛名，今一請遽罷，恐天下謂陛下輕絀賢臣，不若且賜詔不允。」若仲淹卽有謝表，則是挾詐要君，乃可罷也。上從之。仲淹果素表謝，上愈信得象言，乃以爲陝西四路宣撫使，知邠州。其在中書所施爲，亦稍稍沮罷。以疾請鄧州，徙青州，會病甚，請潁州未至而卒。年六十四，謚文正。旣葬，帝親書其碑曰：「褒賢之碑，西戎方熾，韓琦爲經畧，招討副使，欲五路進兵，以襲平夏。時仲淹守延州，

堅持不可尹洙爲經畧判官一日將命至慶州約仲淹進兵仲淹曰我師新敗士卒氣沮但當自謹守以觀其變豈可輕兵深入耶以今觀之但見敗形未見勝勢也洙歎曰公於此不及韓公矣嘗云大凡用兵置勝敗於度外今公乃區區過慎此所以不及也仲淹曰大軍一動萬命所懸而乃置於度外仲淹不見其可洙議不合遽還琦遂舉兵入界次好水川元昊設覆全師陷沒大將任福死之琦遽奔半途而亡者父兄妻子數千人號於馬首皆持苧衣紙錢招魂而哭聲震天地琦不勝悲憤掩泣駐馬不能前者數刻

仲淹聞而歎曰當是時難置勝敗於度外也仲淹與琦協謀必欲收復靈夏橫山之地邊上謠曰軍中有一韓西賊聞之心骨寒軍中一有范西賊聞之驚破膽元昊大懼遂稱臣初西人籍爲鄉兵者數萬旣而黥以爲軍惟仲淹所部但刺其手仲淹去兵罷獨得復爲民其於兩路旣得熟羌爲用使以守邊因徙屯兵就食內地而紆西人饋輓之勞仲淹嘗立一軍爲龍猛軍皆是招收前後作過黥配底人後來甚得其用時人目仲淹爲龍猛指揮使乞朝廷留意西賊攻塞門砦其塞城池未備兵甲又少部署司不與救應

主高延德爲賊所擒後放歸漢界遂配遠方仲淹素蓄家將率有數人陷在賊廷俱是苦戰力屈爲賊所擒出非背叛如朝廷貸高延德被以寬恩仍與近邊任使其陷蕃將率聞之必願吳賊歸順望再見其家或卽懷本朝之恩不助賊計如朝廷責其不死來者遠竄其陷蕃將率更無歸路必懷怨望其中或有助賊爲孽其患不細昔漢中行說傳公主入匈奴說不欲行怨漢乃教單于大爲漢患此入情之可見也乞朝廷留意劫盜張海橫行數路將過高郵知軍見仲約度不能禦喻軍中富民出金帛具牛酒迎勞且厚

遺之。海悅徑去不爲暴。事聞朝廷大怒。時仲淹在政
府。富弼在樞府。弼議欲誅仲約以正法。仲淹欲宥之。
爭於上前。富弼曰。盜賊公行。守臣不能戰。不能守。使
民贖錢遺法。所當誅也。不誅郡縣無復肯守者矣。聞
高郵之民疾之。欲食其肉。不可釋也。仲淹曰。郡縣兵
械足以戰守。遇賊不禦而反賂之。此法所誅也。今高
郵無兵與械。雖仲約之義。當勉力戰守。然事有可恕。
戮之非法意也。小民之情。得贖出財物。而免於殺掠
也。理必喜之。而云欲食其肉。傳者過也。仁宗釋然從
之。仲約由是免死。旣而弼愠曰。方今憲法不舉。方欲

舉法而多方沮之。何以整衆。仲淹密告之曰。祖宗以來。未嘗輕殺臣下。此盛德事。奈何欲輕壞之。且吾與公在此。同寮之間。同心者有幾。雖上意亦未知所定也。而輕導人主以誅戮。臣下他日手滑。雖吾輩亦未敢自保也。弼終不以爲然。及仲淹與弼迹不安。仲淹出按陝西。弼出按河北。仲淹因自乞守邊。弼自河北還。及國門不得入。未測朝廷意。比夜傍徨。遶床嘆曰。范六丈聖人也。皇祐二年。吳中大饑。殍殮枕路。時仲淹領浙西。發粟及募民存餉。爲術甚備。吳人喜。競渡好爲佛事。仲淹乃縱民競渡。太守日出宴於湖上。自

春至夏居民空巷出遊又召諸佛寺主守諭之曰饑
歲工價至賤可以大興土木之役於是諸寺工作鼎
興又新敖倉吏舍日役千夫監司奏劾杭州不恤荒
政嬉遊不節及公私興造傷耗民力仲淹乃自條敘
所以宴遊及興造皆欲發有餘之財以惠貧者貿易
飲食工技服力之人仰食於公私者日無慮數萬人
荒政之施莫此爲大是歲兩浙惟杭晏然民不流徙
仲淹嘗與呂夷簡論人物夷簡曰吾見人多矣無有
節行者仲淹曰天下固有人但相公不知爾以此意
待天下士宜乎節行者之不至也仲淹言幕府辟客

須可爲已師者乃辟之。雖朋友亦不可辟。蓋謂我敬之爲師，則心懷尊奉，每事取法於我有益耳。仲淹在睢陽堂學，有孫秀才者索遊，上謁仲淹，贈錢一千。明年孫生復謁，又贈一千，因問何爲汲汲於道路。孫生戚然動色曰：母老無以養，若日得百錢，則甘旨足矣。仲淹曰：吾觀子辭氣非乞客，二年僕僕所得幾何而廢學多矣。吾今補子爲學職，月可得三千錢，以供養子能安於學乎。孫生大喜，於是授以春秋，而孫生篤學，不舍晝夜，行復修謹。仲淹甚愛之，明年仲淹去睢陽，孫亦辭歸。十年間，秦山下有孫明復先生，以春秋

教授學者。道德高邁。朝廷召至。乃昔日索游孫秀才也。康定用兵時。張載方年十八。慨然以功名自許。上書謁仲淹。仲淹知其遠器。欲成就之。反責之曰。儒者自有名教。何事於兵。因勸讀中庸。狄青器度深遠。韓范之爲西帥也。皆隸其節下。咸奇之曰。此國器也。仲淹嘗以左氏春秋授之曰。熟此。可以斷大事。將不知古今。匹夫之勇。不足爲也。青于是晚節益喜書史。仲淹曰。吾遇夜就寢。卽自計一日食飲奉養之費。及所爲之事。果自奉之費。與所爲之事相稱。則寤鼻熟寐。或不然。則終夕不能安眠。明日必求所以稱之者。子

純仁娶婦將歸或傳婦以羅爲帷幔者仲淹聞之不悅曰羅綺豈帷幔之物邪吾家素清儉安得亂吾家法敢持至吾家當火於庭仲淹戒諸子曰吾貧時與汝母養吾親汝母躬執爨而吾親甘旨未嘗克也今而得厚祿欲以養吾親親不在矣汝母又已早世吾所最恨者忍令若曹饗富貴之樂也仲淹在杭州子弟以其有退志乘間請治第洛陽樹園圃以爲逸老之地仲淹曰人苟有道義之樂形骸可外况居室哉吾今年踰六十生且無幾乃謀樹第治圃顧何時而居乎吾之所患在位高而艱退不患退而無居也且

西都士大夫園林相望爲主人者莫得常游而誰獨
障吾游者豈必有諸已而後爲樂邪仲淹在蘇州奏
請立郡學先是仲淹得南園之地旣卜築而將居焉
陰陽家謂必踵生公卿仲淹曰吾家有其貴孰若吳
下之士咸教育於此貴將無已焉遂卽地建學仲淹
語諸子弟曰吾吳中宗族甚衆於吾固有親疎然吾
祖宗視之則均是子孫吾安得不恤其饑寒哉且自
祖宗來積德百餘年而始發於吾若獨饗富貴而不
恤宗族異日何以見祖宗於地下今亦何顏以入家
廟乎輕財好施尤厚於族人旣貴於姑蘇近郭買良

田數千畝爲義莊以養群族之貧者擇族人長而賢者一人主其出納人日食米一升歲衣縑一疋嫁娶喪葬皆有贍給聚族人僅百口仲淹自政府出歸姑蘇焚黃搜外庫惟有絹三千匹錄親戚及閭里知舊散之皆盡曰宗族鄉黨見我生長幼學壯仕爲我助喜我何以報之哉仲淹以朱氏長育有恩常思厚報之及貴用南郊所加恩乞贍朱氏父太常博士暨諸子皆仲淹爲葬之歲別有饗祭朱氏他子弟以仲淹蔭得補官者三人仲淹在睢陽遣子純仁到姑蘇取麥五百斛純仁時尚少旣還舟次丹陽見石延年問

寄此久何如。延年曰：兩月矣。三喪在淺土，欲葬之而北歸，無可與謀者。純仁以所載麥舟付之，單騎自長蘆捷徑而去。到家拜起，侍立良久。仲淹曰：東吳見故舊乎？口曼卿爲三喪未舉，方留滯丹陽。時無郭元振莫可告者。仲淹曰：何不以麥舟與之？純仁曰：已付之矣。晏殊判南京，仲淹以大理寺丞丁憂，權掌西監。一日晏殊曰：吾有女及笄，仗君爲我擇壻。仲淹曰：監中有二舉子，富臯、張爲善，皆有文行。他日皆至卿輔，並可壻也。晏曰：然則孰優？范曰：富修謹，張疎俊。晏曰：唯卽取富爲壻。後改名卽弼也。爲善後亦更名方平云。

仲淹在鄧，鄧人賈黯以狀元及第歸鄉，謁仲淹，願受教。仲淹曰：「君不憂不顯，惟不欺二字可終身行之。」黯不忘其言。每語人曰：「吾得范文正言，平生用之不盡也。」仲淹徵時，與南都朱某相善。朱且病，仲淹視之，白仲淹曰：「某常遇異人，得變水銀爲白金術，吾子幼不足傳，今以傳君，遂以其方并藥贈仲淹。仲淹不納，強之乃受。未嘗啓封，後其子宋長仲淹教之，義均子弟及家登第，乃以所封藥併其術還之。仲淹爲人作銘文，未嘗受遺，後作范忠獻銘，其子欲以金帛謝，拒之。乃獻以所畜書畫，仲淹悉不收，獨留道德經而還，戒

之曰、此先君所藏、世之所寶、其竊以爲宗家惜之、毋
爲人得也、常自誦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
之樂而樂也、韓琦謂挺然忠義奮不顧身、師魯之所
存也、身安國家可保、明消息盈虛之理、希文之所存
也、又曰、立一節則師魯可也、考其終身不免終亦無
所濟、若就大事以濟天下、則希文可也、慶曆六年內
出詔曰、轉運使楊統判官王綽提點刑獄王鼎皆亟
疾、苛察相尚、時號三虎、是豈稱朕忠厚愛人之意歟、
統降知衡州、鼎知深州、綽方居喪、候服除日、取旨自
今皆毋得用爲監司、並與遠小處差遣、綽鼎統三人

皆范仲淹所選用也。侍講楊安國因講筵爲上言三
虎事，故有是詔。朱熹曰：孫沔之徒，素無行節，皆羅致
之幕下，後犯法，又極力救解之。如劉滬、張元亦然。蓋
此等人是有才底，做事須要他用，但要會用得他。又
曰：世緣范文正招引一時才俊之士，聚在館閣，如蘇
子美、梅聖俞之徒，此輩雖有才望，雖皆是君子，黨然
輕儇戲謔，又多分流品。一時諸公爲相，張安道爲御
史，中丞王拱辰之徒，皆深惡之，求去之，未有策，而蘇
子美又杜祁公壻，杜是時爲相，蘇爲館職，兼進奏院，
每歲院中賽神，例賣故紙錢爲飲燕之費，蘇承例賣。

故紙因出已錢添助爲會請館閣中諸名勝而分別
流品非其侶者皆不得與會李定願與而蘇不肯於
是盡招兩軍女妓作樂爛飲作爲傲歌王勝之句云
歌倒太極遣帝扶周公孔子驅爲奴這一隊專探伺
他敗闕才聞此句拱辰卽以自上仁宗大怒卽令中
官捕捉諸人皆已散走逃匿而上怒甚捕捉甚峻城
中喧然於是韓魏公言於上曰陛下卽位以來未嘗
爲此等事一旦遽如此驚駭物聽仁宗怒少解兩館
閣之士罷逐一空故時有一網打盡之語杜公亦罷
相子美除名爲民永不敘復縱有時名然所爲如此

終亦何補邪。仁宗於是憊才士輕薄之弊，盡援引純朴持重之人以愚仁宗。凡解經不過釋訓詁而已。如楊安國、彭乘之徒是也。是時張安道爲御史中丞，助呂公以攻范文正。石介聖德詩云：惟汝仲淹，汝誠予察。太后乘勢湯沸火熱，汝時小臣危言業業爲予司諫。止予門闢爲予京兆。聖子謨說賊叛，予夏往予式。曷六月酷日太冬積雪，汝寒汝暑同予。士李子聞辛酸，汝不告之。

延陵顏季亨會通父校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七十二

左編

臣類

相臣

宋呂夷簡

字成

呂夷簡字坦夫壽州人進士及第補絳州推官試材
識兼茂明於體用科或言六科所以求闕政今封禪
告成禮何闕政之求罷之通判通州選知賓州代還奏
農器有算非所以勸力本也遂詔天下農器皆勿算
王曾知制誥朝望日重一日至中書見王旦旦問君
識夷簡否曾曰不識也旦曰此人異日與舍人對秉

鈞軸曾曰何以知之曰以其奏請得之如不稅農器
等數事擢侍御史蜀賊李順叛執送闕下左右稱賀
既而屬御史臺案之非是賀者趣具順獄夷簡曰是
可欺朝廷邪卒以實奏忤大臣意遷刑部郎中權知
開封府治嚴辦有聲帝識姓名于屏風將大用之仁
宗卽位雷允恭擅徙永定陵地夷簡與魯宗道驗治
允恭誅以給事中叅知政事因請以祥符天書內之
中方真宗耐廟太后欲其平生服玩如宮中以銀罩
覆神主夷簡言此未足以報先帝今天下之政在兩
宮惟太后遠姦邪獎忠直輔成聖德所以報先帝者

宜莫若此也。故事郊祠畢，輔臣遷宮，夷簡與同列皆辭。之後爲例。天聖七年，拜同平章事，景靈宮使、玉清昭應宮災，太后泣謂大臣曰：先帝尊道奉天而爲此，今何以稱遺旨哉？夷簡意其將復營構也，乃推洪範災異以諫。太后默然。因奏罷二府兼宮觀使。初，太后臨朝，近臣頗以言事去職，或勸夷簡宜退。夷簡曰：先帝待我厚，期以宗廟安寧，死而不愧於先帝，故平勃不去，所以安漢。仁傑不去，所以安唐。使吾亦潔虛名而去治亂，未可知也。故孜孜燮輔，知無不爲。雖禍之未形，事之將然，必先爲之救禦。十年，李宸妃薨，太后

人亦可
取

欲以宮人禮治喪於外。夷簡奏宜從厚。太后遽引帝起。頃之獨坐簾下。召夷簡問曰：「一宮人死，相公云云，何與？」夷簡曰：「臣待罪宰相，事無內外，無不當預。」太后怒曰：「相公欲離間吾母子邪？」夷簡從容對曰：「陛下不以劉氏爲念，臣不言尚念劉氏也。喪禮宜從厚。太后悟，遽曰：「宮人李宸妃也，且奈何？」夷簡乃請治喪。皇儀殿用一品禮殯。洪福寺又謂入內都知羅崇勳曰：「宸妃當以后服殮，用水銀實棺，異時莫道夷簡不曾說來。」太后皆從之。後太后崩，燕王謂仁宗言：「陛下乃李宸妃所生，妃死以非命，仁宗號慟頓毀，不視朝者累。」

口下哀痛之詔自責尊宸妃爲皇太后謚章懿前畢
章獻殿廢詣洪福寺祭告易梓宮帝親哭視之后玉
色如生冠服如皇太后者以有水銀故不壞也帝歎
息曰人言其可信哉待劉氏加厚太后當欲以荆王
爲皇太叔夷簡力爭以爲不可遂止又以荆王子養
於宮中長而弗出夷簡因對言及以爲不可太后曰
欲令與皇帝同讀書耳夷簡言皇帝春秋方盛自當
親接儒臣日聞典訓今與童稚處無益乞早令就邸
他日又極言太后曰何至如此夷簡曰前代母后多
利於幼稚嫌疑之際不可不慎臣只在中書聽旨太

后寤，卽令出宮。大內火，百官晨朝，而宮門不開。輔臣請對，帝御拱辰門，百官拜樓下。夷簡獨不拜，帝使人問其故，曰：「宮庭有變，羣臣願一望清光。」帝舉簾見之，乃拜。詔以爲修大內使。明道二年，太后崩，帝始親政。事夷簡，手疏陳八事，曰：「正朝綱，塞邪徑，禁貨賂，辯佞壬，絕女謁，陳近習，罷力役，節冗費。」其勸帝語甚切。帝始與夷簡謀，以樞密張耆、夏竦皆太后所任用，悉罷之。退告郭皇后，后曰：「夷簡獨不附太后邪？但多機巧，善應變耳。」由是夷簡亦罷。判陳州。及宣制，夷簡方押班，聞唱名大駭，不知其故。而夷簡素厚內侍副都知。

聞文應因使爲出詞久之乃知事由皇后也是歲夷簡復相初劉渙上疏請太后還政太后怒使投嶺外屬太后疾革夷簡請留之至是渙以前疏自言帝擢渙右正言顧謂夷簡向者樞密院亟欲投渙賴卿以免夷簡謝因曰渙由疏外故敢言大臣或及此則太后必疑風旨自陛下使子母不相安矣帝以夷簡爲忠初郭后恃太后勢頗驕橫後宮爲太后禁遏不得進太后崩上始自縱所幸尚美人恩寵傾后宫郭后妬屢相忿爭美人嘗於上前有侵后不遜語后不勝憤起批其頰誤傷帝頸帝以爪痕示執政大臣夷簡

以前罷相故遂主廢后議仁宗疑之夷簡曰光武漢之明主也郭后止以怨懟坐廢况傷陛下頸乎夷簡將廢后先敕有司無得受臺諫章奏乃詔皇后願入道封淨妃玉京仙師居長寧宮臺諫章疏果不得入於是中丞孔道輔率諫官范仲淹宋庠劉渙御史蔣堂楊偕等十人詣垂拱殿伏奏皇后天下之母不當輕廢願賜對盡所言殿門闔不能通道輔叩環大呼曰皇后被廢奈何不聽朝臣言尋有詔令夷簡論以皇后當廢狀道輔等至中書語夷簡曰大臣之於帝后猶子事父母也父母不和可以諫止奈何順父出

家加爲文
子耶

毋乎。夷簡曰：廢后有漢唐故事。道輔曰：人臣當道君以堯舜。豈得引漢唐失德爲法邪？夷簡不能答。卽奏言伏閣請對。非太平美事。遂黜道輔。仲淹補外。宋庠等罰金。仍詔臺諫自今毋相率請對。明日道輔等趨朝。欲留百官揖宰相廷爭。至待漏院。聞詔乃退。先是太后崩。遺詔尊楊大妃爲皇太后。軍國大事與太后內中裁處。郭后旣廢。尚楊二美人益有寵。上體爲之弊。中外憂懼。楊太后亟以爲言。入內都知閻文應。早暮侍上。言之不已。上不勝其煩。乃頷之。文應卽命輿車載二美人出。初蔡齊力爭。削遺詔。中太后叅決軍

國大事之語。呂夷簡歎曰。蔡中丞不知。吾豈樂爲此。上方年少。恐禁中事莫有主張者爾。及二美人爭寵。恣橫。卒賴太后排遣之。然議者以爲人主旣壯。而毋后聽政。自非國家令典。雖或能整齊禁中。而垂簾之後。外戚用事。亦何所不至。齊之力爭。不爲失也。夷簡固多不正。以結上。然皆有說。以勝人。劉后服未除。而勸仁宗立曹后。范仲淹進曰。又教陛下做一不好事。他日夷簡語韓琦曰。此事外人不知。上春秋盛。郭后尚美人。皆以失寵廢。以色進者。不可勝數。已幾于昏矣。不立后。無以正之。每事自有深意。多此類也。天下

學校久廢，請詔州皆立學。國朝公族分居邸第，無所
統一。宗室子益衆，爲置太宗正糾率增教授員。悉授
諸衛宮以別庶姓。景祐四年，王魯與夷簡數爭事，不
平，魯斥夷簡納賂示恩。夷簡乞置對，帝問魯，魯語屈。
於是二人皆罷。夷簡判許州，寶元三年復入相。時方
飭兵備，以夷簡總判樞密院事，而諫官田況言總判
名太重，改兼樞密使。契丹聚兵幽薊，聲言將入寇。先
是范仲淹建議城洛陽以備緩急。至是言事者請從
仲淹之請。夷簡謂契丹畏壯侮怯，遽城洛陽亡以示
威，必長虜勢。景德之役，非乘輿濟河，則契丹未易服。

也。宜建都大名，示將親征，以伐其謀。或曰：此虛聲耳，不若修洛陽。仲淹又言：此可張虛聲耳，未足恃也。洛陽既弗及，城請速修。京城夷簡曰：此囊瓦城，郢計也。使契丹得渡河而固守京師，天下殆矣。故設備宜在河北。建北京，識者避之。慶曆初，仁宗服藥，久不視朝。一日康復，思見執政，坐便殿，促召二府。夷簡聞命，移刻方赴召，比至，中使數輩促之，同列亦贊其速行。夷簡愈緩，轡既見上，曰：久疾方平，喜與卿等相見，而遲遲其來，何也？夷簡曰：陛下不豫，中外頗憂，一旦聞急召，近臣若奔馳以進，慮人心驚動耳。上以爲得輔。

為相
髭髯

臣之體未幾感眩詔拜司空平章軍國重事疾稍間
命數日一至中書裁決可否夷簡力辭復降手詔曰
古謂髭可療疾今翦以賜卿慶曆三年春帝御延和
殿召見敕乘馬至殿門命內侍取兀子輿以前夷簡
引避久之詔給扶母拜乃固請老以太尉致仕朝朔
望既薨帝見羣臣涕下曰安得憂國忘身如夷簡者
謚文靖夷簡在中書奏令宋綬編次中書總例謂人
曰自吾有此例使一庸夫執之皆可以為宰相矣自
仁宗初立太后臨朝十餘年天下晏然夷簡之力為
多其後元昊反四方久不用兵師出數敗契丹乘之

二事足了
夷簡生平

遣使求關南地，頗賴夷簡計畫。選一時名臣報使契丹，經略西夏二邊，以寧然建募萬勝軍，雜市井小人浮脆不任戰鬪，用宗室補環衛官，驟增奉賜，又加遺契丹歲繪金二十萬。當時不深計之，其後費大而不能止。郭后廢孔道輔等伏閣進諫，夷簡逐道輔。其後范仲淹屢言事，獻百官圖論遷除之敝，夷簡指爲狂肆斥于外。時論以此少之。夷簡當國柄最久，雖數爲言者所詆，帝眷倚不衰。然所斥士旋復收用，亦不終廢其於天下。事屈伸舒卷動有操術，善斷大事。契丹嘗借兵伐高麗，太后欲與之，夷簡堅執不可。后曰：適

已微詐其使矣。不與恐生怨。奈何。夷簡曰。但以臣不肯拒之。既而后語其使曰。意非不欲應。但呂相公堅執不可耳。使人無語而去。趙元昊反。有詔削奪在身。官爵募能生擒元昊者。斬首者卽爲節度使。仍賜錢萬貫。夷簡時在大名府。聞之。驚曰。謀之誤矣。立削奏曰。前代方鎮叛命如此。誥誓則有矣。非所以禦戎狄也。萬一反有不遜之言。得無損國體乎。朝廷方改之。已聞有指斥之詞矣。西鄙用兵。大將劉平戰死。議者以朝廷委宦者監軍。主帥節制有不得專者。故平失利。詔誅監軍黃德和。或請罷諸帥監軍。仁宗以問夷

簡夷簡曰不必罷但擇謹厚者爲之仁宗委夷簡擇之對曰臣待罪宰相不當與中貴私交何由知其賢否願詔都知押班但舉有不稱者與同罪仁宗從之翌日都知叩頭乞罷諸監軍宦官士大夫嘉夷簡之有謀諫官張方平言自元昊爲寇三年雖常得逞而絕其俸賜禁諸關市今賊中尺布可直錢數百以此揣賊情安得不困倘有悔心勢未能自遁今因南郊大禮宜特推曠恩以示綏懷或特降一詔或著之赦文願陛下延召大臣商愚計而施行之上書曰是吾心也命方平以疏付中書呂夷簡讀之拱手曰公言

及此社稷之福也。卒定和議，夷簡聞包拯之才，欲見之。一日待漏院見班次，有包拯名，頗喜。及歸，又問起居同里巷，意以拯欲便於求見，無幾報拯朝辭，乃就部注。一知縣而出，尤奇之。遽使人追還，遂除襄行。自此擢用，李迪與夷簡同相，迪直而踈，夷簡巧而密。迪嘗有所規畫，夷簡覺非其所能及，問人曰：「李門下誰爲謀者？」對曰：「李無他客，其子東之慮事過其父也。」夷簡因謂迪：「公子東之才可用也。」當付以事任，迪謙不敢當。夷簡曰：「進用才能，此自夷簡事，公勿預知。」卽奏除東之。兩浙提刑迪父子不悟也，皆喜受命。二人內

既不協，迪於上前求去。上恠問其故，奏曰：「老病無堪，夷簡公相謾欺，具奏所以。」上召呂百質之。時燕王貴盛，嘗爲其門生求官，二人共議許之。旣而夷簡遂在告，迪書奏與之。久之，忘其實，反謂呂獨私燕邸。呂以案牘奏上，李慚懼待罪，遂免去。其後王曾久在外，意求復用，宋綬爲參知政事，甚善夷簡，謂曾言曰：「孝先求復，相公能容之否？」夷簡許諾。綬曰：「孝先於公事契不淺，果許則宜善待之，不宜復如故。」夷簡笑然之。綬曰：「公已位昭文，孝先至以集賢處之，可也。」夷簡曰：「不然，吾雖少下之，何害？」遂奏言王曾有意復入，上許之。

夷簡復言願以首相處之，上不可許。以亞相乃使綬問其可否，曾無所擇。既至，夷簡專決事，不少讓。夷簡族子昌齡以不獲用爲怨，時有言武臣王博古嘗納賂夷簡者，昌齡誤以博文告曾，不審遂奏之。上大怒，逐曾。鄆州夷簡亦以節鉞知政事，宋綬亦罷去。迪曾雖以疎短去位，然天下至今以正人許之。初夷簡罷，密薦王隨與陳堯佐二人爲相，其意引援非才居已下者用之度。他日上意見思而復相已，及隨與堯佐等議政，數忿爭於中書，隨尋屬疾在告而堯佐復年高事多不舉，時有中書番爲養病坊之語。

韓琦論隨等凡十上堯佐亦先自援漢故事求策免於是俱罷初韓琦數言執政非才上未卽聽琦又言曰豈陛下擇輔弼未得其人故邪若杜衍孔道輔范仲淹衆以爲忠正之臣可備進擢不然嘗所用者王曾呂夷簡亦人所屬望何不圖任也上雖聽琦罷王隨等更命張士遜及張得象爲相士遜猶以東宮舊恩或言又夷簡密薦之先是揀下都輦官千餘人避宰相樞密使喧訴張士遜方朝馬驚墮地奏其事請付有司治時軍興機務填委士遜位首相無所補諫官以爲言士遜不自安上章請老夷簡復爲平章事

非不辛勤
與相殺人
至此

斬輦官曹榮陳吉于市以倡率其徒遮宰相喧訴也
從者配牢城卒揀輦官爲禁軍如初詔初景祐中夷
簡執政范仲淹以天章閣待制知開封府屢攻夷簡
之短坐落職知饒州康定元年復舊職知永興軍會
夷簡自大名復入相言於仁宗曰仲淹賢者朝廷將
用之豈可但除舊職邪卽除龍圖閣直學士陝西經
略安撫使上以夷簡爲長者天下亦以夷簡不念舊
惡仲淹面謝曰曷以公事忤犯相公不意相公乃爾
獎拔及仲淹知延州移書論元昊以利害元昊復書
語極悖慢仲淹具奏其狀焚其書不以聞先是夷簡

當國同列不敢預事，獨叅政事。宋庠數與爭論，夷簡不悅。上顧庠頗厚，夷簡忌之，巧求所以傾庠。未得，及范仲淹知延州，擅通書元昊，又焚其報書，夷簡從容謂庠曰：「人臣禁外交，希文何敢如此。」庠以夷簡誠深罪仲淹也。時朝廷命仲淹分析，仲淹奏：「臣始聞虜有悔過之意，故以書誘諭之。會任福敗虜勢益振，故復書悖慢。臣以爲使朝廷見之而不能討，則辱在朝廷。乃對官屬焚之，使若朝廷初不知者，則辱專在臣矣。故不敢以聞也。」奏上，兩府共進呈。宋庠遽曰：「仲淹可斬。」杜衍時爲樞密副使，曰：「仲淹之志出於忠，果欲爲。」

朝廷招叛虜耳。何可深罪。爭之甚力。庠謂夷簡必助已。而夷簡終無一言。上問夷簡。徐曰。杜衍之言是也。止可薄責而已。上從之。庠遂倉皇失措。論者喧然。皆咎庠。然不知實爲夷簡所賣也。於是庠罷。知揚州。夷簡惡韓范富三人。欲廢之。而不能。軍興。以韓范爲西帥。遣弼使北。名用仇。而實間之。弼再使契丹議和。受書及口傳之詞于政府。書詞與口傳不同。弼覺之。奏曰。政府故爲此。欲置臣於死。臣死不足惜。奈國事何。仁宗召夷簡而問之。夷簡從容袖其書曰。恐是誤。當令改定。富弼益辯論不平。竟畢事而還。仲淹琦亦措

置西事有功，及軍罷而夷簡請老，盡用三人。及宋庠、夏竦于二府，皆其仇也。又以其黨賈昌朝、陳執中、馬、猶欲因以傾之。譽仲淹、弼皆王佐，可致太平。於是天子再賜手詔，又開天章閣而命之坐，出紙筆使疏時政所當因革。諸公皆推仲淹、弼，仲淹、弼請退而具草，使二宦者更往督之。且命領西北邊事，既而各條上十數事，而易監司，按羣吏，罷磨勘，減任子，衆不利而謫興。又使仲淹日獻二事以困之。及請城京師，人始笑之。初夷簡每求去，以候上意，常未厭而去，故能三入。及老謝事，猶問西北相攻，請出大臣行三邊於

是仲淹使河東陝西弼使河北仁宗以西戎方熾歎人才之乏凡有一介之善必收錄之杜衍經撫關中薦長安布衣雷簡夫才器可任遽命賜對於便殿簡夫辯給善敷奏條列西事甚詳上嘉即降旨中書令檢真宗召种放事夷簡爲上言曰臣觀士大夫有口才者未必有實效今遽爵之以美官異時用有不周卽難於進莫若且除一官徐觀其能果可用遷擢未晚。上以爲然遂除耀州幕官簡夫後累官至員外郎三司判官而才實無大過人者寶元中御史府久闕中丞一日李淑對仁宗偶問以憲長久虛之故淑奏

曰此乃夷簡欲用蘇紳已許紳矣上疑之異時因問夷簡曰何故久不除中丞夷簡奏曰中丞者風憲之長自宰相而下皆得彈擊其選用當出聖意臣等豈敢銓量之仁宗頷之景祐末災異數見上憂之深自貶損博士林瑀言災異皆有常數不足憂又依周易推演五行陰陽之變爲書上之大抵皆諛諂之詞緣飾以陰陽上大好之於是天章閣侍講缺端明殿學士李淑等薦王洙且內批用瑀執政皆怒瑀夷簡欲探上意堅否乃曰瑀上所川洙臣下所薦爾不若并進二人唯上所擇乃以洙瑀名進上問洙何如夷簡

言洙博學明經上曰吾已用瑀矣若何夷簡請並用
二人上許之洙修經武聖略仁宗覽而善之命夷簡
用洙直龍圖閣夷簡曰此特會要中邊防一門耳不
足嘉賞既出乃謂洙曰夷簡以修經武聖略欲用學
士直龍圖閣而上謂特會要中邊防一門耳不足嘉
賞故不果洙退歸會上使中人獎諭具道欲用洙與
夷簡以爲不可者洙因出紙筆請中人人具記上語明
日往見夷簡問昨日嘗語洙者夷簡復稱說如昨洙
因出中人所記示之夷簡起立索笏曰上萬幾事繁
恐不記夷簡語慶曆二年夷簡數求罷上優詔未許

仕路局

陝西轉運使孫沔上書言祖宗未嘗以言責人景祐以前綱紀未甚廢猶有感激進說之士觀今之政是可慟哭無一人爲陛下言者由宰相多忌而不爲正人地自夷簡當國黜忠言廢直道及出鎮許昌乃薦王隨陳堯佐代已又以張士遜冠台席此蓋夷簡引不若已者爲自固之計欲使陛下復思已而召用也陛下果召夷簡入秉朝政于茲三年以姑息爲安以避謗爲知西州將帥累以敗聞非虜無厭乘比求賂兵殲貨悖天下空竭今夷簡以病求退陛下親寫德音乃謂恨不移卿之疾在于朕躬四方義士傳聞詔

語有泣下者。夷簡在中書二十年。三冠輔相。所言無不聽。所請無不行。自有宋得君一人而已。不知何以爲陛下報。今北虜復盟。西賊款塞。夷簡意謂四方已寧。百度已正。欲因疾。默然而去。雖盡南山之竹。不足書其罪也。若薦賢才。合公議。猶可寬天下萬世之責。苟遂容身。不救前過。以柔而易制者。升爲腹心。以姦而可使者。任爲羽翼。以諂佞爲君子。以庸懦爲長者。使之居廊廟。布臺閣。是張禹不獨生于漢。而李林甫復見於今也。書聞帝不之罪。議者喜其審切。夷簡謂人曰。元規藥石之言。但恨聞此遲十年爾。人方服其

量云、仲淹經略西事、嘗奏記夷簡云、相公有汾陽之心之德、仲淹無臨淮之才之力、歐陽修爲仲淹墓碑、有懽然相得、戮力平賊之語、正謂是也。

宋杜衍

杜衍字世昌、越州山陰人、衍總髮苦志厲操、尤篤於學、擢進士甲科、累擢知乾州、陳堯咨安撫陝西、有詔藩府乃賜宴堯咨至乾州、以衍賢、特賜宴、仍從衍權知鳳翔府、及罷歸、二州民邀留境上、曰、何奪我賢太守也、會河北乏軍費、選爲都轉運使、歷知天雄軍、始衍爲治、謹密、不以威刑督吏、然吏民亦憚其清整、衍

自言歷知州提轉安撫未嘗壞一官其間不職者卽委以事使之不暇惰不慎者諭以禍福俾之自新從而遷善者甚衆不必繩以法也其有文學政事殊行絕德者雖不識面未嘗不力薦於朝有一善可稱一長可錄者亦未嘗不隨所能而薦之仁宗特召爲御史中丞上以三司胥吏猥多或老疾不知書計詔中丞杜衍與三司差擇之已而三司後行數百人詣宰臣呂夷簡第誼訴夷簡拒不見又詣王曾第曾以美言論之因使列狀自陳旣又詣衍第投瓦礫肆醜言乃去明日衍對請下有司推究具得其姓名首杖春

配沙門島二十二人，決配遠惡州軍牢城，其爲從者皆勒停，或云是時小人欲害君子，先唱諸吏之虛聲以中衍也。奏言中書樞密古之三事大臣，所謂坐而論道者也，止隻日對前殿，何以盡天下之事宜？迭召見賜坐便殿，以極獻替，可否其他不必親煩陛下也。又議常平法，曰：歲有豐凶，穀有貴賤，官以法平之，則農有餘利矣。今豪商大賈乘時賤收，水旱則稽伏而不出，冀其翔湧以圖厚利，而困吾民也。請量州郡遠近，戶口衆寡，嚴賞罰，課責官吏，出納無壅，增損有宜。公糴未克，則禁爭糴以規利者，糴罪而儲之，則察其

以洪軍爲名而假借者。州郡闕毋錢。願出官帑助之。否則勸課之。官家至戶見。亦奚益於事哉。兼判吏部流內銓。吏部審官主天下吏員。而居職者類以不久遷去。故吏得爲奸。衍始視銓事。一日選者三人。爭某闕。衍以問吏。吏受丙賕。對曰。當與甲乙。不能爭。遂授他闕。居數日。吏教丙訟甲。負某事不當得。衍悟。召乙問之。乙謝曰。已得他闕。不願爭。衍不得已。與丙而笑曰。此非吏罪。乃吾未知銓法爾。因命諸曹各具格式。科條以白。問曰。盡乎。曰。盡矣。閱視具得本末曲折。明日。令諸吏無得升堂。各坐曹聽行文書。銓事悉自予。

奪由是吏不能爲姦利數月聲動京師遷知永興軍
權知開封府權近聞衍名莫敢于以私拜樞密使與
富韓范共事三人欲盡革衆事修綱紀小人權倖皆
不悅獨衍與相左右而衍尤過絕僥倖每內降恩率
寢格不行積詔旨至十數輒納帝前諫官歐陽修入
對帝曰外人知杜衍封還內降邪凡有求於朕每以
衍不可告之而止者多於所封還也其助我多矣然
衍與三人卒以此罷衍多知本朝故實善決大事初
邊將議欲大舉以擊夏人雖韓琦亦以爲可舉衍爭
以爲不可然兵後果不得出契丹與夏人爭銀瓮族

大戰黃河外，而鴈門麟府皆警。叅知政事范仲淹宣撫河東，欲以兵自從。衍曰：「二國方交鬪，勢必不來。我兵不可妄出。」仲淹爭議帝前，詆衍語甚切。仲淹嘗父行事，衍不以爲恨。後契丹卒不來，契丹壻劉三椏避罪來歸。輔臣議厚館之，以詰契丹陰事。諫官歐陽修亦請留三椏。帝以問衍，衍曰：「中國主忠信，若自違誓約，納叛亡，則不直在我。且三椏爲契丹近親，而遁逃來歸，其誅身若此，尚足與謀國乎？」納之何益？不如還之。乃還三椏。拜同平章事兼樞密使。衍壻蘇舜欽，少年能文章，論議稍侵權貴。監進奏院，循前例祠神。

以伎樂娛賓集賢校理王益柔爲衍所知或言益柔嘗戲作傲歌御史皆劾奏之欲因以危衍諫官孫甫言丁度因對求大用請屬吏度知甫所奏謀力求置對衍以甫方奉使契丹寢甫奏度深銜之及衍罷度草制指衍爲朋比時范仲淹富弼欲更理天下事與用事者不合仲淹弼旣出宣撫言者附會益攻二人之短帝欲罷仲淹弼政事衍獨左右之陳執中在中書數與衍異議蔡襄孫甫之乞出也事下中書甫本衍所舉用於是中書共爲奏言諫院今闕人乞且留甫等供職吏執劄子請執中執中曰向者上無明旨

吏還白衍，衍取劄子壞焚之。執中因譖衍曰：「衍黨二人，苟欲其在諫院，及臣覺其情，遂壞焚劄子以滅迹，懷姦不忠。」上入其言，故與仲淹弼俱罷。衍爲宰相纔百二十日也。議者謂衍當俟明日審奏，不當遽焚其書。衍言始在西府。上每訪以中書事，及爲相，中書事亦不以訪衍。因言君臣之間能全始終者，蓋難也。以尚書左丞出知兗州。慶曆七年，衍甫七十，上表請還印綬，乃致仕。衍爲宰相，賈昌朝不喜，議者謂故相一上章得請，非故事。蓋昌朝抑之也。衍清介，不殖私產。旣退寓南都，凡十年。第室卑陋，才數十楹，居之裕如。

也。享客多用糝器。客有面稱嘆者曰：公嘗爲宰相，清貧乃爾邪？衍命侍人盡取白金、燕器，陳於前。曰：非乏此。雅自不好爾。然衍好施，亦卒不蓄也。張侍讀瓌曰：祁公之好施，人所能也；其不妄施，人之所不能及也。出入從者十許人，烏帽皂綈袍革帶，或勸衍爲居士。服衍曰：老而謝事，尚可竊高士名邪？善爲詩，正書行草，皆有法。卒年八十，謚正獻。戒其子努力忠孝，歛以一枕一席，小墳，厚塚以葬。自作遺疏，其略曰：無以久安而忽邊防，無以旣富而輕財用。宜早建儲副，以安人心。衍嘗謂門生曰：凡士君子作事行己，當履中道。

不宜矯飾過實。則近乎僞。又嘗戒門生曰：天下惟浙人褊急易動，柔懦少立。汝自在幕府，至於監司人尚不信，及爲三司副使，累於上前執奏，不移人始信之。反曰：杜汝如是，莫非兩浙生否？其輕吾黨也如此。觀子識慮高遠，志尚端慤，他日植立當爲鄉曲之顯，謹多少枉爲時所上下也。有門生爲縣令，汝戒之曰：子之才器，一縣令不足施，然切當韜晦，無露圭角，毀方瓦合，求合於中可也。不然無益於事，徒取禍爾。門生曰：公平生以直亮忠信取重天下，今反誨某以此，何也？汝曰：汝歷任多歷年久，上爲帝王所知，次爲朝野

所信故得以申其志。今子爲縣令。卷舒休戚係之長
吏。夫良二千石者固不易得。若不相知。子烏得以申
其志。徒取禍爾。子非欲子毀方瓦合。求合於中也。又
嘗謂門生曰。作官第一清畏。無求人知。苟欲人知。同
列不愼者。衆必譖已。爲上者。又不加明察。適足取禍
爾。但優游於其間。默而行之。無愧於心。可也。

宋文彥博

文彥博字寬夫。汾州介休人。其先本敬氏。以避晉高
祖及宋翼祖諱改焉。及進士第。知翼城縣。轉殿中侍
御史。西方用兵。偏校有臨陣先退。望敵不進者。大將

守著令皆中覆。彥博言此可施之。平居無事時爾。今擁兵數十萬。而將權不專。兵法不峻。將何以濟。仁宗嘉納之。元昊入攻。邊將劉平戰死。監軍黃德和擁兵觀望。欲脫已罪。誣平降虜。以金帶賂平奴使附已。說以證平家二百口皆械繫。詔彥博置獄于河中。鞠治得實。德和黨援盛謀。翻其獄。至遣他御史來。彥博拒不納。曰。朝廷慮獄不就。故遣君。今案具矣。宜亟還事。或弗成。彥博執其咎。德和并奴卒就誅。知益州時。米價騰貴。因就諸城門相近院。凡十八處。減價糶賣。不限其數。張榜通衢。米價遂減。前此或限升斗以糶。或

抑市井價直適足以增其氣餒而終不能平其價乃知臨事須當有術也彥博喜遊宴嘗擊毬鈴轄廨聞外喧甚乃卒長杖一卒不伏呼入問狀令引出與杖又不受伏呼入斬之竟毬乃歸又嘗宴鈴轄廨舍夜久不罷從卒輒拆馬房爲薪不可遏軍校白之座客股栗彥博曰天實寒可拆與之神色自若飲宴如故卒氣沮無以爲變召拜樞密副使叅知政事貝州王則反樞密直學士明鎬討之久未下上深以爲憂問於兩府文彥博請自往督戰命爲宣撫使監諸將討貝州時樞密使夏竦惡鎬凡鎬所奏請多從中沮惟

恐其成功，彥博奏今在軍中，請得便宜從事，不申覆。上許之。彥博至貝，與明鎬督諸將築距圍以攻城。旬餘不下，有牢城卒董秀、劉炳請穴地以攻城。彥博許之。貝城南臨御河，秀等夜於岸邊穿穴，棄土於水，畫匿穴中。城上不之見也。久之穴成，自教場中出。秀等以褐袍塞之，走白彥博，選取敢死二百，命指揮將之。銜枚自穴入，有虞候楊遂請行，遂白軍士中有病欬者數人，不可去，請易之，從之。既出穴，登城殺守者，垂緇以引城外人。城中驚擾，遂生擒王則，檻送京師。拜同平章事，薦張瓌、韓維、王安石等恬退守道，乞褒勸。

厥冗如彦
博可矣

以勵風俗、與樞使龐籍議省兵、凡汰爲民及給半廩者合八萬、論者紛然、謂必聚爲盜、帝亦疑焉、彦博曰、今公私困竭、正坐兵冗、脫有難、臣請死之、其策訖行、歸兵卒亦無事、而邊儲由是稍蘇、御史唐介劾其在蜀日作間金奇錦、因中人入獻張貴妃、緣此擢爲執政、除外戚張堯佐、左宣徽臣面奉德音、謂是中書進擬、蓋彦博顯用堯佐、陰結貴妃、外陷陛下、有私於後宮之名、內實自爲謀身之計、向來求外任、諫官吳奎與彦博相爲表裏、言彦博有才、未可罷去、自彦博獨專大政、威福一出於己、人不敢議其過惡、乞斥罷彦

博以富弼代之，上怒甚，却奏不視，且言將加貶竄。介徐讀畢曰：「臣忠義憤激，雖鼎鑊不避，敢辭貶竄。」上於座急召二府，示以奏曰：「介言他事，乃可。」至謂彥博因貴妃得執政，此何言也。樞密副使梁適叱介下殿，介謫英州別駕，直聲自是聞天下。彥博罷爲知許州，或言張堯佐、彥博父客也。彥博知益州，貴妃有力焉。因夙彥博織燈籠錦以進，貴妃服之，上驚，顧曰：「何從得此？」妃正色曰：「文彥博所織也。」彥博與妾父有舊，然妾烏能使之，特以陛下故爾。及爲叅知政事，明鑄討王則未克，上甚憂之。語妃曰：「大臣無一人爲國了事者。」

妃密令人語彥博翌日彥博乞身往破賊上大喜賊
平卽軍中拜相議者謂彥博得相由妃力也介既用
是深詆彥博事之有無卒莫辯云遷知永興軍起居
舍人毋湜鄴人也至和中湜上言乞廢陝西鐵錢朝
廷雖不從其鄉人多知之爭以鐵錢買物賣者不肯
受長安爲之亂民多閉肆俗屬請禁之彥博曰如此
是愈使惑擾也乃召絲絹行人出其家織帛數百匹
使賣之曰納其直盡以鐵錢勿以銅錢也於是衆知
鐵錢不廢市肆復安至和二年復以吏部尚書同平
章事與富弼同拜士大夫皆以得人爲慶三年正月

帝方受朝疾暴作扶入禁中彥博呼內侍史志聰問狀對曰禁密不敢漏言彥博叱之曰爾曹出入禁闥不令宰相知天子起居欲何爲邪自今疾勢增損必以告不爾當行軍法又與同列劉沆富弼謀啓黜大慶殿因留宿殿廬志聰曰無故事彥博曰此豈論故事時邪知開封府玉素夜叩宮門上變不使入明日言有禁卒告都虞候欲爲亂沆欲捕治彥博召都指揮使許懷德問都虞候何如人懷德稱其愿可保彥博曰然則卒有怨誣之耳當亟誅之以靖衆乃請沆判狀尾斬于軍門先是弼用朝士李仲昌策自澶州

商湖河穿六潔渠入潢壠故道北京留守賈昌朝素惡弼陰約內侍武繼隆令司天官二人俟執政聚時於殿庭抗言國家不當穿河於北方致上體不安彥博知其意有所在然未有以制之後數日二人又上言請皇后同聽政亦繼隆所教也史志聰以其狀白執政彥博視而懷之不以示同列而有喜色徐召二人詰之曰汝今日有所言乎曰然彥博曰天文變異汝職所當言也何得輒預國家大事汝罪當族二人懼色變彥博曰觀汝直狂愚耳未忍治汝罪自今無得復然二人退乃出狀示同列同列皆憤怒曰奴敢

爾僭言何不斬之彥博曰斬之則事彰灼於中宮不安衆皆曰善既而議遣司天官定六潔方位復使二人往繼隆白請留之彥博曰彼本不敢妄言有教之者爾繼隆默不敢對二人至六潔恐治前罪更言六潔在東北非正北也帝疾愈彥博等始歸第當時京師業業賴彥博弼持重衆心以安沈密白帝曰陛下違豫時彥博擅斬告反者彥博聞之以沈判呈帝意乃解御史吳中復乞召還唐介彥博因言介頃爲御史言臣事多中臣病其間雖有風聞之誤然當時責之太深請如中復奏時以彥博爲厚德久之判河南

府初鹽鐵副使郭申錫受詔行河與轉運使李叅議論不協因訟叅遣吏齋河圖屬宰相彥博御史張伯玉亦奏叅朋邪結託有狀乃詔推劾而申錫伯玉皆不實伯玉以風聞免劾降申錫知滁州申錫伯玉攻彥博雖不勝彥博亦不自安數求退上許之初仁宗之不豫也彥博與富弼等乞立儲嗣仁宗許焉而後宮將有就館者故其事緩已而彥博罷英宗卽位有詔入覲英宗曰朕之立卿之力也彥博竦然入爲樞密使熙寧二年相陳升之詔彥博朝廷宗臣其令升之位彥博下以稱遇賢之意彥博曰國朝樞密使無

位宰相上者獨曹利用嘗在王曾張知白上臣忝知禮義不敢效利用所爲以素朝著固辭乃止夏人犯大順慶帥李復圭以陳圖方略授鈐轄李信等趨使出戰及敗乃妄奏信罪彥博暴其非宰相王安石曲誅信等秦入寃之慶州兵亂彥博言於帝曰朝廷行事務合人心宜兼采衆論以靜重爲先陛下屬精求治而人心未安蓋更張之過也祖宗法未必皆不可行但有偏而不舉之敝爾安石知爲已發奮然排之曰求去民害何爲不可若萬事驟脗乃西晉之風何益於治彥博又言祖宗法制具在不須更張以失人

心。帝曰：「更張法制於士大夫，誠多不悅。然百姓何所不便？」彥博曰：「爲與士大夫治天下，非與百姓治天下也。」安石曰：「法制具在，則財用宜足。中國宜強，今皆不然。未可謂之法制具在也。」彥博曰：「務要推行爾。」御史張商英欲附安石，據樞密使他事，以搃彥博，坐不實貶。彥博在樞府九年，又以極論市易司監賣果實損國體，斂民怨，爲安石所惡，力引去。知大名府，初選人有李公義者，請以鐵龍爪治河宦者黃懷信，沿其制爲濬川。杞天下指笑，以爲兒戲。安石獨信之，遣都水丞芑子淵行其法。子淵奏用杞之功，水悉歸故道，退。

出民田數萬頃。詔大名核實。彥博言：「河非祀可瀆，雖甚愚之人皆知無益。」臣不敢雷同罔上。疏至，帝不悅。復遣知制誥熊本等行視。如彥博言。子淵乃請覲。言：「本等見安石罷意，彥博復相，故傳會其說。」御史蔡確亦論本奉使無狀。本等皆得罪。獨彥博勿問。元豐三年，復判河南。於是王同老言：「至和中，議儲嗣事，彥博適入朝，神宗問之。彥博以前對英宗者復於帝。曰：『先帝天命所在，神器有歸。實仁祖知子之明，慈聖擁佑之力。』臣等何功？」帝曰：「雖云天命，亦繫人謀。」卿深厚不伐善，陰德如丙吉，真定策社稷臣也。」彥博曰：「如周勃

霍光。是爲定策。自至和以來。中外之臣。獻言甚衆。臣等雖嘗有請。弗果行。其後韓琦等訖就大事。蓋琦功也。帝曰。發端爲難。是時仁祖意已定。嘉祐之末。止申前詔爾。正如丙吉。霍光不相掩也。遂加彥博兩鎮節度使。辭不拜。將行。賜宴瓊林苑。兩遣中謁者。遺詩祖道。當世榮之。王中正經制邊事。所過稱受密旨。募禁兵將之。而西彥博以無詔拒之。中正亦不敢募而去。久之。請老。以太師致仕。居洛陽。元祐初。司馬光薦彥博宿德元老。宜起以自輔。宣仁后將用爲三省長官。而言事者。以爲不可。乃命平章軍國重事。六日一朝。

一月兩赴經筵、恩禮甚渥、然彥博無歲不求退、居五年、復致仕、紹聖初、章惇秉政、言者論彥博、明附司馬光、詆毀先烈、降太子少保、卒年九十一、崇寧中、預元祐黨籍、後特命出籍、追復太師、謚曰忠烈、彥博逮事四朝、任將相五十年、名聞四夷、元祐間、契丹使耶律永昌來聘、蘇軾館客、使入覲、望見彥博於殿門外、却立改容曰、此潞公也、耶問其年、曰何壯也、軾曰、使者見其容、未聞其語、其綜理庶務、雖精練少年、有不如、其貫穿古今、雖專門名家、有不逮、使者拱手曰、天下異人也、既歸洛西、羗首領溫溪心有名馬、請於邊吏、

願以餽彥博，詔許之。其爲外國所敬如此。彥博在洛，洛人邵雍、程顥兄弟皆以道自重，賓接之如布衣交。與富弼、司馬光等十三人事，飲酒賦詩，相樂序齒，不序官爲堂繪像。其中謂之洛陽耆英會。好事者莫不慕之。神宗導洛通汴，而主者過絕洛水，不使入城中。洛人頗患苦之。彥博因中使劉惟簡至洛，語其故。惟簡以聞，詔令通行如初。元祐元年起彥博平章軍國重事，召程頤爲崇政殿說書。頤以師道自居，每侍講色甚莊，繼以諷諫，上畏之。彥博對上恭甚，進士唱名侍立，終日上屢曰：「太師少休。」彥博頓首謝立，不去。

時年九十矣。或謂頤曰：君之倨視潞公之恭議者，以爲未盡。頤曰：潞公三朝大臣，事幼主，不得不恭。吾以布衣爲上師，傳其敢不自重，吾與潞公所以不同也。識者服其言。

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七十三

左編

臣類

宋韓琦

字成

韓琦字稚圭相州人琦風骨秀異弱冠舉進士名在
第二方唱名太史奏日下五色雲見左右皆賀通判
淄州入監左藏庫時方貴高科多徑去爲顯職琦獨
滯筦庫衆以爲非宜琦處之自若禁中需金帛皆內
臣直批旨取之無印可驗琦請復舊制置傳宣合同
司以相防察又每綱運至必俟內臣監蒞始得受往

往數日不至，暴露廡下，衙校以爲病，琦奏罷之，拜右
司諫。凡事有不便，未嘗不言，每以明得失正紀綱親
忠直遠邪奸爲急。前後七十餘疏，王曾爲相謂之曰：
每見章疏甚好，只宜如此。向來高若訥輩，惟擇利苟
安。至如希文失言亦多好名，於國事何益。權知制誥益利
歲饑爲體量安撫使，活饑民百九十萬。趙元昊反，副
夏竦爲經畧安撫，招討使詔遣使督出兵，琦亦欲先
發以制賊，而合府固爭，元昊遂寇鎮戎，琦晝攻守，二
策馳入奏。仁宗欲用攻策，執政難之，琦言元昊雖傾
國入寇，衆不過四五萬人，吾逐路重兵，自爲守勢，分

力弱、遇敵輒不支、若併出一道、鼓行而前、乘賊驕惰、破之必矣。乃詔鄜延涇原同出征。旣還營，元昊來求盟。琦曰：無約而請和者，謀也。命諸將戒嚴。賊果犯山外。琦悉兵付大將任福，令自懷遠城趨德勝砦。出賊後，如未可戰，卽據險置伏，要其歸。及行，戒之至再。又移檄申約，苟違節度，雖有功亦斬。福竟爲賊誘，沒于好水川。竦使人收散兵，得琦檄於福衣帶間，言罪不在琦。琦亦上章自劾，獨奪一官。會四路置帥，以琦兼秦鳳經畧，招討安撫使。慶曆二年，與三帥俱換觀察使。范仲淹、龐籍、王沿不肯拜，琦獨受不辭。未幾還舊

職爲陝西四路經畧安撫招討使屯涇州琦與范仲淹在兵間久名重一時人心歸之朝廷倚以爲重故天下稱爲韓范東兵從宿衛來不習勞苦琦奏增土兵以代戍建德順軍以蔽蕭關鳴沙之道方謀取橫山規河南而元昊稱臣召爲樞密副使元昊介契丹爲援強邀索無厭宰相晏殊等厭兵將一切從之琦陳其不便條所宜先行者帝悉嘉納遂宜撫陝西歸陳西北四策以爲今當以和好爲權宜戰守爲實務請繕甲厲兵營修都城密定討伐之計時二府合班奏事琦必盡言雖事屬中書亦指陳其實同列或不

悅帝獨識之曰韓琦性直琦與范仲淹富弼皆以海
內人望同時登用中外跂想其勲業仲淹等亦以天
下爲已任羣小不便之毀言日聞仲淹窮繼罷琦爲
辯析不報尹洙與劉滄爭城水洛事琦右洙朝論不
謂然乃請外知揚州定州初定州兵狃平貝州功需
賞賚出怨語至欲謀城下琦聞之以爲不治且亂用
軍制勒習誅其尤無良者士死攻戰則賞賚其家籍
其孤孀繼廩之威恩並行又倣古三陣法日月訓齊
之由是中山兵精勁冠河朔京師發龍猛卒戍保州
在道爲人害至定琦悉留不遣易素教者使之比知

并州契丹冒占天池廟地琦召其酋豪示以曩日被
所未修廟檄無以對遂歸我斥地始潘美鎮河東思
寇鈔令民悉內徙而空塞下不耕於是忻代寧化大
山之北多廢壤琦以爲此皆良田今棄不耕適足以
資敵將皆爲所有矣遂請距北界十里爲禁地其南
則募弓箭手居之墾田至九千六百頃久之求知相
州嘉祐元年召拜樞密使三年六月拜同平章事六
年帝春秋高既連失三王自至和中得疾不能御殿
中外惴恐臣下爭以立嗣固根本爲言包拯范鎮尤
激切積五六歲依違未之行言者亦稍息至是琦乘

間進曰：皇嗣者，天下安危之所係。自昔禍亂之起，皆由策不早定。陛下春秋高，未有建立，何不擇宗室之賢者以爲宗廟社稷？計帝曰：後宮將有就館者，姑待之。已又生女。一日琦懷漢書，孔光傳以進，曰：成帝立二十五年，無嗣，立第之子，彼中材之主，猶能如是。況陛下乎？願以太祖之心爲心，則無不可者。又與魯公亮、張昇、歐陽修極言之。會司馬光、呂誨皆有請，琦進讀二疏，未及有所啓。帝遽曰：朕有意久矣。誰可者？琦惶恐對曰：此非臣輩所可議。當出自聖擇。帝曰：官中嘗養二子，小者甚純，近不慧。大者可也。琦請其名。帝

以宗實告宗實。英宗舊名也。琦等遂力贊之。議乃定。英宗居濮王喪。議起知宗正琦曰。事若行不可中止。陛下斷目不疑。乞內中批出。帝意不欲。宮人知曰。只中書行足矣。命下。英宗固辭。帝復問琦。琦對曰。陛下既知其賢而選之。今不敢遽當。蓋器識遠大。所以爲賢也。願固起之。英宗既終喪。猶堅臥不起。琦言宗正之命。初出外人皆知必爲皇子。不若遂正其名。乃下詔立爲皇子。琦既輔立英宗。門人賓客或從容語及定策事。琦必正色曰。此仁宗聖德神斷。爲天下計。皇太后內助之力。臣子何與焉。初仁宗嗣未立。琦請置

內學教宗子建儲之意默存其中事未及行仁宗倦
勤勢漸迫更不暇置內學每進對罷卽論太子天下
本不可不豫立以係天下心語日益切時有二宗子
育宮中琦謂二宗子陛下亦必自能見其孰聰知否
上以英宗爲言琦卽將順乞降聖旨劄子權判宗正
司後兩府簽御劄張昇太尉見之懼深罪琦何不與
之素議及次日殿上大言此事係社稷陛下不可錯
上曰此事與相公商量來昇下殿至中書又詰琦琦
曰此甚入思慮來不錯昇退琦笑曰若素議豈不壞
了事英宗初爲太子時允弼最尊屬心不平且有語

國朝制度嗣天子卽位先親王賀次六軍次見百官琦是時先獨召允弼入稱先帝晏駕太子卽位大王當賀允弼曰皇子爲誰曰某人允弼曰豈有團練使爲天子者何不立尊行琦曰先帝有詔允弼曰焉用宰相遂循殿陛下琦叱下曰大王人臣也不得無禮左右甲士已至遂賀次召諸親王見六軍百官中外晏然允弼太宗孫也英宗卽位已數日初掛服于柩前哀未發而疾暴作大呼左右皆反走大臣輩駭愕癡立莫知所措琦亟投杖於地直趨至前抱入簾曰誰激惱官家且當服藥內人驚散琦呼之徐徐方來

遂擁上以授之曰皆須用心照管官家再三慰安以
出仍戒當時見者曰今日事惟某人見某人見外人
未有知者復就位哭處之若無事然帝初以驚疑得
疾疾雖平而疑未解潛晦自居猶若疾者面壁臥不
受藥餌琦日率同僚自捧藥以進琦俯而懇告則或
熱視而不言或取藥覆琦之衣而不顧琦或跪於榻
上者移時或拜於床下者數四太后每勞琦曰相公
亦不易勝矣帝遇貂璫少恩禮左右不悅多道禁中
隱密者雖大臣亦心感之琦獨屹然不動昌言於衆
曰豈有前殿不曾差了一語而一入宮門得許多錯

來琦深疑此事。簾前亦屢以此爲對。自爾人情知琦意不搖。妄傳語言者遂息。帝疾甚時有不遜語。后不樂。大臣有不預立太子者。陰進廢立之說。惟琦確然不變。叅政歐陽修深助其議。嘗奏事簾前。太后忽問漢有昌邑王事如何。琦卽對曰。漢有兩昌邑王。不知所問何王。耶。語旣塞。琦卽奏曰。此語必有從來。不知其人於太后前道此事。后亟曰。無它。舊嘗聞耳。他日復言。昨夕一夢甚異。見我兒却在慶寧宮坐。大哥乘龍上天去。大哥者神宗也。琦卽曰。却在慶寧。乃是聖躬復舊之兆。此亦好夢。琦又從容曰。太后無親生兒。

女今皇帝自少鞠于宮中。皇后又是外甥。乃天安排此兒婦。以遺太后。不易際會如此。豈不愛惜。光獻旣憂英宗病久。琦因曰。大大王長宜。且與照晉亦謂神宗也。后含怒曰。尚欲舊窠中求免耶。聞者驚懼。皆退數步。獨琦不動。曰。太后不要胡思亂量。少間修乃進曰。太后事仁宗數十年。仁聖之德著于天下。婦人之性鮮不妬忌。昔温成之寵。太后處之裕然。何所不容。今母子之間。而反不能忍耶。后意稍和。修復進曰。仁宗在位歲久。德澤在人。人所信服。故一日晏駕。天下稟命奉戴嗣君。無一人敢異同者。今太后一婦人。臣

等五六措大爾。非仁宗遺意。天下誰肯聽從。太后默然久之而罷。琦山陵使回。一日奏對罷。直論以爲太后既無親出。子上幸養在宮中久。先帝有詔與子。其爲子母。不爲不順。若更懷猶豫。聽諛佞。禍亂由此必起。立人之子。人皆知。不若立己之子。然太后既無子。不得不自認業。太后由此語塞。不復出口。太后一日送密劄與琦。有爲孀婦作主之語。仍敕中貴俟報。琦但曰。領旨。琦以山陵有事。呈乞晚臨。後上殿。諸人不預。既見。謂上曰。官家不得驚。有一文字進呈。只是不可泄陛下今日。皆太后力恩。不可不報。然既非天屬。

之親願加意承奉。便自無事。上曰：謹奉教。琦又云：此文字臣不敢留。幸宮中密焚之。若泄則間遂開。卒難合矣。後數日，琦獨見帝。帝曰：太后待我無恩。琦曰：自古聖帝明王，不爲少矣。然獨稱舜爲大孝，豈其餘皆不孝耶？父母慈愛而子孝，此常事，不足道。惟父母不慈而子不失孝，乃可稱。今但陛下事之未至爾。父母豈有不慈者？帝大悟，自是不復言太后短矣。初英宗自外來，又方寢疾不豫，人情向在太后。琦慮宮中有不測者，一日因對，深以言動太后曰：臣等只在外面，不得見官家。內中保護全在太后。若官家失照管，太

后亦未安穩。太后驚曰：相公是何言語？自家更是用心。琦卽曰：太后照管則衆人自照管，同列爲縮頸流汗，旣而吳奎曰：語不太過否？琦曰：不得不如此。琦潛察英廟已安，而曹后未有還政意，乃先建議英廟曰：可一出祈雨，使天下之人識官家上然之。咨太后，太后怒曰：獨不先稟此耶？孩兒未安，恐未能出。琦曰：可出矣。后曰：人主出不可以不備儀禮，方處喪，素仗未具。琦曰：此小事，朝廷願指卽辦，不數日，素仗成。上遂幸相國寺。京師之疑已解。太后不久卽還政。曹后初未還政，琦力引古以動之，云前世母后更聰明者。

多莫不以固吝權位敗名德。太后若脫然復辟，則是千古所未有，請閱史書，一一可見。太后曰：自家何敢望賢人。琦察其意，回矣。卽連贊成之後數日，批出云：某日更不御殿。琦亟令捲簾撤坐，乃徃。自上上曰：莫未否。琦曰：已得親詔矣。上遂釋然。初曹后難於還政，琦說曰：當別與太后議儀制。山呼警蹕，益衛士五百人之數。太后旣允，卽以諷上。上曰：相公苦崇獎母后，是豈好事。琦曰：臣等亟以此誘之，方肯放下。彼遺太山之重，陛下乃惜一雞子輕。英宗尚遲疑，富弼在其旁，屢言曰：何啻太山。議遂決。入內都知任守忠者，奸

邪反覆間諜兩宮時司馬光在諫院凡十餘章請誅
之英宗雖悟未施行琦一日出空頭敕一道參政歐
陽脩已簽書矣參政趙槩難之問修曰何如曰第書
之韓公必自有說琦坐政事堂以頭子勾任守忠立
庭下數之曰汝罪當死責蘄州團練副使蘄州安置
取空頭敕填之差使臣即日押行其意以爲少緩則
中變矣先是后對中書泣訴英宗疾中語言起居狀
繼而樞密院對語亦如前富弼謂琦曰適聞簾下說
否弼不忍聞蓋弼意亦以太后之意爲然而歸咎於
英宗及琦立勸太后撤簾不敢令弼預聞後中書已

得光獻旨還政密院猶未知也迨手書出弼愕然因此不悅英宗初立外六班有謀變者或言於琦琦曰事不成不過族耳吾不懼也既而卒無事太后還政拜琦右僕射封魏國公夏人寇大順琦議停歲賜絕和市遣使問罪樞密使文彥博難之或舉寶元康定事琦曰諒祚狂童也非有元昊智計而邊備過當時遠甚亟詰之必服既而諒祚上表謝帝顧琦曰一如所料治平二年殿前都虞侯郭逵同簽書樞密院事同簽書自逵始於是知制誥邵必言逵武力之士不可置廟堂弗聽或以咎琦琦曰故事西府當用一武

臣上欲命李端愿。吾知端愿傾邪。故以達當之。或曰。上本意欲用張方平。琦知方平不附已。猥曰。西府久不用武臣矣。空稍復故事。上督其人無以應。乃遽用達。是月彗行至張而沒。彗之未沒也。言者多以爲憂。或告琦。琦曰。借使復有一星出。欲何爲乎。英宗卽政。琦以其勇智不世出。可與有爲。乃考尋中書祖宗御批得百餘番。俱闕畧不全。補綴僅能識其字。皆經國長算大策。如取太原。伐江南。伐大戎。付中書之類。編成十餘軸。英宗一見之。不覺避御座。後上仙。琦哭之。慟曰。何事不可爲。神宗立。拜司空兼侍中。初英宗臥。

疾久一日琦問起居退神宗出寢門憂形於色顧琦曰奈何琦曰願大王早暮當在上左右神宗曰此乃臣子之職琦曰非爲此也神宗感悟而去及是神宗卽位一日中書呈罷上獨留琦訪對久之因語及英宗初卽位服藥次第上曰是時不易處當日如何琦對曰是時人情誠憂懼然內則惟於太后前主以必不妨外則急於皇子位差置官屬相繼陛下自觀察使除使相封郡王奉朝請立於允初之上人心知有所屬內外遂安英宗亦得安然服藥上歛容拱手曰此恩何可忘琦惶恐謝之英宗初晏駕急召上未至

英宗復手勳，曾公亮愕然，亟告琦，欲止召太子。琦拒之曰：「先帝復生，乃一太上皇，愈促召上允。」初八，大主元儼子太宗孫也。琦執政三世，或病其專，御史中丞王陶劾琦不赴文德殿押班，爲跋扈。朝廷以宰相日奏事垂拱，退詣文德殿押常朝班，或已過辰正，則御史臺放班行之。數十年爲故事。至是，陶始劾之。琦請去帝爲出陶，是後琦不復入中書，堅辭位，除判相州。會种諤擅取綏州，西邊似擾，改判永興軍，經畧陝西。琦言邊臣肆意妄作，棄約基亂，願召二府，亟決之。琦入辭，曾公亮等方奏事，乞與琦同議。帝召之。琦曰：「臣

前日備員政府。所當共議。今日藩臣也。不敢預聞。又言王陶指臣爲跋扈。今陛下乃舉陝西兵柄授臣。後有劾臣如陶者。則臣赤族矣。帝曰。侍中猶未知朕意耶。琦初言綏州不當取。已而夏人誘殺楊定。琦復言賊旣如此。綏今不可棄。樞密文彥博悔於中變。督促棄州如初。琦具論其故。卒存之。熙寧元年。手詔曰。昔我藝祖。再造區夏。大謨偉烈。被諸萬世。而莫高焉。其令中書門下考太祖之籍。以屬近而行尊者一人。裂土地而王之。使常從獻于郊廟。世世勿絕。觀察使從式進封郡王。琦自長安入覲。問曰。推崇太祖之後令。

擇一人封王常從獻于郊廟不知何故及此自古主
鬯從獻皆太子事今忽擇一人令郊廟從獻豈不疑
駭天下視聽乎上悟遂罷從獻之旨徙判大名府王
安石用事出常平使者散青苗錢琦亟言之帝袖其
疏以示宰臣曰琦真忠臣雖在外不忘王室朕始謂
可以利民今乃害民如此且坊郭安得青苗而亦強
與之乎安石勃然進曰苟從其欲雖坊郭何害明日
稱疾不出當是時新法幾罷安石復出持前議益堅
琦又懇奏安石下之條例司令其屬疏駁刊石頒天
下琦請辯愈切不克從於是請解四路安撫使止領

安石初主
富強而終
於弃地豈
不羞死捨
它爲事何
知中原之
不捨地乎

一路安石欲沮琦卽從之六年還判相州契丹來求
代北地帝手詔訪琦琦奏言謂宜遣使報聘疆土素
定悉如舊境不可持此造端以隳累世之好及安石
再入相悉以所爭地與契丹東西失地七百里識者
惜之八年換節永興軍再任未拜而薨年六十八前
一夕大星隕于治所櫪馬皆驚琦蚤有盛名識量英
偉臨事喜愠不見于色其爲學士臨邊甫三十天下
已稱爲韓公嘉祐治平再決大策以安社稷當是時
朝廷多故琦處危疑之際知無不爲或諫曰公所爲
誠善萬一蹉跌豈惟身不自保恐家無處所琦歎曰

是何言也。人臣盡力事君，死生以之。至於成敗，天也。豈可豫憂其不濟，遂輟不爲哉？聞者悅服。在魏都久，遼移牒，必書名曰：以韓公在此故也。忠彥使遼，遼主問知其貌類，父卽命工圖之。初，英宗卽位，覃大慶於天下，羣臣並進爵秩，恩澤遍及存亡。而宗室故諸王亦已加封贈，惟濮安懿王上所生父也。中書以爲不可與諸王一例，乃奏請下有司議。合行典禮，有旨宜俟服除。治平二年，上旣釋服，乃下兩制禮官詳議。翰林學士王珪等議：濮安懿王宜如本朝封贈尊屬故事。高官大同，極其尊榮而已。中書以爲贈官及改封。

禮通于宗
宗之所易

大國當降制行策命而制冊有式制漢王於上父也
未審制冊稱爲何親及名與不名乃再下令議而珪
等請稱皇伯而不名中書據儀禮喪服云爲人後者
爲其父母報又據開元開寶禮皆云爲人後者爲其
所生父齊斬不杖綦爲其後父斬衰三年是所後所
生皆稱父母而古今典禮皆無改稱皇伯之文又歷
檢前世以藩侯入繼大統之君不幸多當衰亂之世
不可以爲法惟漢宣帝及光武盛德之君也皆稱父
爲皇考而皇伯之稱旣非典禮出於無稽故未敢施
行乃畧具古今典禮及漢孝宣光武故事并錄皇伯

以有太后也

之議別下三省集官與臺官共加詳議未及集議而太后手書責中書不當議稱皇考中書具對所以然而上見太后手書驚駭遽降手詔罷議而追崇之禮亦寢後數日禮官范鎮等堅請必行皇伯之議其奏留中已而臺官亦各有論列上既以太后之故決意罷議故凡有言者一切留中言事者但乞早行皇伯之議而中書以謂前世議禮連年不決者甚多此事體大况人主謙抑已罷不議有何過舉可以論列於是置而不問臺官羣至中書楊言曰相公宜早了此事無與他人作奇貨上亦已決意罷議故言者雖多

一切不聽。由是臺官愈益媿恥。既勢不能止。故所言
惟務激怒朝廷。無所忌憚。而肆爲誣罔。多引董宏朱
博等事。借指歐陽修爲首議之人。以恣醜詆。初兩制
以朝廷不用所議。意已有不平者。及臺憲有言。遂翕
狀相爲表裏。有識之士。知皇伯之議爲非者。微有一
言。佐朝廷。便指爲姦邪。久之。中書商量欲共定一酌
中禮數行之。以息羣論。乃畧草一事目進呈。乞依此
降詔云。濮安王。乃朕本生親也。羣臣咸請封崇。而子
無爵父之義。宜令中書門下以塋爲園。卽園立廟。令
王子孫歲時奉祠。其禮止於如此而已。上覽之。畧無

難色曰只如此極好然須白過太后乃可行且少待
之是時漸近南郊朝事多臺議亦稍中息上又未暇
白太后中書亦更不議及郊禋既罷明年正月臺議
復作中書再將前所草事日進呈乞降詔上曰待兩
三日間白過太后便可施行矣是夕忽遣內侍高居
簡就魯公亮宅降出太后手書云濮王許皇帝稱親
又云濮王宜稱皇與中書所進詔草中事絕異是日
琦以祠祭致齋惟魯公亮與歐陽修在垂拱殿門閣
子內相顧愕然以事出不意莫知所因請就致齋處
召琦同取旨少頃琦至不及交言遂同上殿琦前奏

曰臣有一愚見未知可否上曰如何琦曰今太后手書三事其稱親一事可以奉行而稱皇稱后乞陛下辭免別降手詔止稱親而却以臣等前日所進呈詔草以坐爲園以園立廟令王子孫奉祠等事便載于手詔行出上欣然曰甚好遂降手詔曰朕面奉太后慈旨爲濮安懿王典禮久未施行已降手書付中書濮安懿王令朕稱親仍爲濮安懿皇朕以方承大統懼德不勝稱親之禮謹遵慈訓追崇之典豈易克當且欲以坐爲園增置吏卒守衛卽園爲廟俾王子孫主祠事太后諒茲誠懇卽賜允從安令中書門下依

此施行時議論紛然臺諫官皆以罷去上慮中外不知詳悉乃詔榜於朝堂曰朕近奉太后慈旨漢安懿王令朕稱親仍有追崇之命朕惟漢史宣帝本生父稱親諡曰悼裁置奉邑皆應經義既有典故遂遵慈訓而不敢當追崇之典朕又以上承仁考宗廟社稷之重義不得兼奉其私親故但卽園爲廟俾王子孫世襲漢國自主祭祀遠嫌有別蓋欲爲萬世法豈皆權宜之舉哉而臺官呂誨等始者專執合稱皇伯進封大國之議朕以本生之親改稱皇伯歷考前世並無典據進封大國則又禮無加爵之道向日罷議之

後誨等奏促不已，忿其未行，乃引漢哀帝去恭皇定陶之號，立廟京師，干亂正統之事，皆朝廷未嘗議及者，歷加誣詆，自比師丹，意欲搖動人情，銜惑衆聽，以至封還告敕，擅不赴臺，明繳留中之奏於中書錄傳，訕上文於都下，暨手詔之出，誨等則以稱親立廟皆爲不當，朕覽誨等前疏，口云生育之恩，禮宜追厚，俟祥禫旣畢，然後講求典禮，褒崇本親，今又以稱親爲非，前後之言，自相抵牾，繼以某等不顧義禮，更相唱和，旣撓權以示衆，復歸過以取名，朕姑務舍容，屈於明憲，止命各以本官補外，尚慮縉紳之間，士民之衆

不詳本末但惑傳聞欲釋羣疑理當申諭宜令中書
下俾御史臺出榜朝堂及進奏院編牒告示庶知朕
意二詔皆琦所自草也神宗卽位它日上謂琦近有
欲以二大國封濮王者如何琦曰不可且先帝遵守
典禮不敢爵父而陛下豈可爵祖又當以何親稱抑
此必黨濮議者欲求必勝殊不顧上累陛下孝德而
措先帝於重不幸也願深察之上欣然納焉初琦爲
諫官時民間作銷金服玩琦請以先朝舊制禁絕之
乃下詔申諭未幾有犯者開府以刑名未明申請審
刑院議止徒三年琦奏大中祥符八年敕犯銷金者

新請復用之詔同詳定阮逸胡瑗等所造鐘律琦曰
祖宗舊法遵用斯久屬者徇一士之偏議變數朝之
定律臣竊計之不若窮作樂之源爲致治之本使政
令平簡民物熙洽海內擊壤鼓腹以歌太平斯乃止
世之樂可得以氣象求乎既達其源又當以當今之
所急國家方夏寧一又弛邊備大戎之性豈能常保
願陛下與左右弼臣緩茲求樂之誠移訪安邊之議
急其所急在理爲長遂詔將來南郊用和岷舊樂琦
言自古興儉以勸天下必以身先之今欲減省浮費
莫如自宮掖始請令三司取入內侍省并御藥院內

東門司先朝及今來賜予支費之目比附酌中皆從減省無名者一切罷之。潞人饑爲體量安撫使琦至則獨減稅以募人入粟。招募壯者等第刺以爲廂禁軍一人克軍數口之家得以全活。檄劔門關民流移而東者勿禁。簡州艱食爲甚。明道中以災傷。嘗勸納粟。後糶錢十六餘萬歸於常平。琦曰是錢乃賑濟之餘非官緡也。發庫盡以給四等以下戶。遂貪殘不職吏罷。冗役士百六十人爲饘粥活饑人一百九十餘萬。蜀人曰使者之來更生我也。元昊初叛兵鋒銳甚。長琦陝西安撫使趨上道。琦勇欲自効馳至延安則

羗已解圍去。然士氣沮傷。將吏往往移病求罷職。琦
卽選練材武治戰守器。慰安居人。收召豪傑。與之計
議。初京師所遣戍兵脆懦。賊嘗輕之。目曰東軍。而上
兵勁悍善戰。琦奏增士兵以抗賊。而稍減屯戍內實
京師。又以龍竿城據衝要。乞建爲德順軍以蔽蕭關。
鳴沙之道。旣任事久。甲械精堅。諸城皆有備。賞罰信
于軍中。將亦習戰鬪。識形勢。每出輒有功。琦方建請
於鄜延渭三州。各以士兵三萬爲一軍。軍雖別屯。而
耳目相通。爲一視虜所不備。互出擣之。破其和市屠
其種落。撓其國。因以招橫山之人。度橫山隳則平夏

兵素弱必不能支我下視興靈穴中兔爾章既上又與范仲淹定謀益堅而元昊黠賊知不可敵亦斂兵不敢近塞琦駐建安忽有人夜攜七首至臥內遽塞帷帳琦起坐問曰誰何曰某來殺諫議又問曰誰遣汝來曰張相公遣某來蓋是時張元夏國正用事也琦復就枕曰汝携予首去其人曰某不忍願得金帶足也遂取帶而出明日亦不治此事俄有守陣卒報城櫓上得金帶者納之時范純祐亦在延安謂琦曰不治此事爲得體蓋行之則沮國威今乃受其帶是墮賊計中矣琦歎曰非琦所及琦至關陝以兵數雖

歸必右
善處

多而雜以疲弱、耗用度選、禁軍不堪征戰者、停放一
萬二千餘人、後田况乞選諸路軍、不堪戰者爲廂軍
云。若謂兵驕久。一旦澄汰。恐致亂。則去年韓琦汰邊
兵萬餘人。豈聞有爲亂者哉。諸人欲以進奏院事傾
正黨宰相。章得象晏殊不可否。賈昌朝參政陰主之。
張方平宋郊王拱辰皆同列。以排至列狀言王益柔
作傲歌罪當誅。琦時在右府。因兩府同對。言益柔狂
語。何足深計較。方平等皆陛下近臣。今西邊用兵。有
何限大事。不爲論列。而同狀攻一王益柔。其情亦可
見。上遂釋然。徙知鄆州。京東素多盜。捕盜之法以百

日爲三限。限不獲者抵罪。盜未必得而被刑者。及琦請獲他盜者。聽比折除。過捕者有免之路。故盜多獲。朝廷著爲天下法。中書習舊弊。每事必用例。五房史操例在手。顧金錢惟意所去取。所欲與白舉用之所不欲行。或匿例不見。琦令刪取五房例。及刑房斷例。除其冗繆不可用者。爲綱目。類次之。封滕謹掌。每用例。必自閱。自是人知賞罰可否。出宰相。五房史不得高下于其間。嘉祐四年。下裕享赦。事多便民者。命諸路舉學行尤異。篤遣詣京師。館于太學。試舍人院。差使受官。立柴氏後。爲崇義公。擇才臣詣四方。寬恤民。

力籍戶絕田租爲廣惠倉以廣賑卹募耕唐鄧廢田
勸課農作守令治最者必其任以率吏課裁定令敕
以省疑讞弛茶禁以便東南之民治平中夏國汎使
至將以十事聞朝廷未知其何事也時太常少卿祝
諮館伴旣受命先見樞府已而見丞相琦曰樞密何
語曰樞府云若使人議及十事第云授命館伴不敢
輒及邊事琦笑曰豈有止主飲食而不及他語耶琦
乃徐料十事以授祝曰彼及某事則以某辭對辯某
事則以某辭折及宴果及十事凡八事正中琦所料
夏人竦服濮議起臺諫官攻中書不已尤首罪歐陽

修諸執政莫不避匿自解琦獨謂人曰此中書事皆共議何可獨罪歐陽公士大夫歎其平直忠諫不肯推謗與人治平三年上疾革二府問疾罷琦奏曰陛下久不視朝中外憂懼宜蚤建太子以安衆心上頷之琦請上親筆指揮上乃批曰立太王爲皇太子琦曰太王乃頰王也煩聖躬更請書之上又批於後云太王頰王某琦曰欲乞只今晚宣麻上頷之時神宗在側聞是命辭於榻前者久之制下又設置東宮官屬由是國本定矣琦爲相日曾公亮爲亞相趙鼎歐陽修爲叅政凡事該政令則曰問集賢該典故則曰

問東廳該文學則曰問西廳至大事則自決之人以爲得相體琦一日懇辭相位上流涕謂相公欲何之請益堅它日忽宣諭已有恩命云亦不久在外虛席以待故除兩鎮除鎮安德勝等軍節度兼侍中判相州有袞衣待還之語請復進見謂制語太過使臣不得安外乞改之上不許詔復知相州仍令赴闕朝覲陞辭之自上從容訪問政事琦因進言用人當辯邪正爲治之本莫先於此上曰侍中國之龜鑑朕敢不從琦自長安入覲朝廷欲留之琦陰知時事遂堅請歸陞辭日上謂卿去誰可屬國者琦引元老一二人

上問王安石何如。琦曰：爲翰林學士，則有餘處。此地則不可。上不答。琦便退。後有問琦何以識之。琦曰：嘗見金陵答楊忱一書，窺其心術，只爲一身不爲天下。以知此非宰相器。琦自永興過關，神宗問曰：卿與王安石議論不同，何也？琦曰：仁宗立先帝爲皇嗣時，安石有異議，與臣不同故也。帝以琦之語問安石，安石曰：方仁宗欲立先帝爲太子時，春秋未高，萬一有子，措先帝於何地？臣之論所以與琦異也。安石強辯類此。先是琦知揚州，王安石初及第，爲簽判，每讀書至達旦，晷假寐，日已高，急上府，多不及盥漱。琦見安石

少年疑夜飲放逸一日從容謂安石曰君少年母廢書不可自棄安石不答退而言曰韓公非知我者琦後知其賢欲收之門下安石終不屈然琦雖重安石之學終不以吏事許之安石秩滿去會有人上琦書多用古字琦笑謂僚屬曰惜王廷評失言不在此其人頗識難字安石聞益以爲輕已怨之故安石熙寧日錄中短琦爲多每日韓公但形相好耳作畫虎圖以詆之琦薨安石輓詩云幕府少年今白髮傷心無路送靈輒猶不忘少年之語也琦爲相作久旱喜雨詩斷句云須臾慰滿三農望收歛神功寂似無人謂此真

做出宰相事業。也在北門重陽有詩云。不羞老圃秋容淡。且看寒花晚節香。琦居嘗謂保初節易。保晚節難。故晚節事事尤着力。所立特全。琦言慶曆中。與希文彥博同在西府。上前爭事。議論各別。下殿不失和氣。如未嘗爭也。當時相善。三人止如推車子。蓋其心主於可行而已。琦惟務容小人。善惡白黑。不大公。故小人忌之亦少。如范富歐尹。嘗欲分君子小人。故小人忌怨日至。朋黨亦起。方諸人斥逐。獨琦安焉。後扶持諸人復起。皆琦力也。琦與范仲淹議西事不合。仲淹徑拂衣去。琦自後把住其手云。希文事便不容商。

量耶和氣滿面仲淹意亦解只此一把手間消融幾異同琦論君子小人之際當以誠待之但知其小人當淺與之接耳凡人至於小人欺已處必露其明以破之琦獨不然明足以照小人之欺然每受之未嘗形色琦因論進退曰處去就之難者不可猛而有迹孫和甫奉使虜中過魏請教于韓琦曰勿以爲夷狄而鄙薄之甚善崔公孺琦之妻弟也琦執政用監司非其人則曰公居陶鎔之地宜法造化之心造化者以蛇虎害人之物故置蛇於菹澤置虎於山林今公乃置於通衢使爲民害可乎琦嚴憚之琦乎曰謂成

大事在膽未嘗以膽許人。往往自許也。琦論近世宰

相獨許裴度。本朝惟師服王曾。又嘗云若晉公

此謂裴度

點檢着亦有未盡處。君子成人之美不可言也。又曰

頃時丁寇立朝。聞天下一善言皆歸之萊公。未必盡

出萊公也。聞一不善事必歸之晉公。

此謂丁謂

未必盡出

晉公也。蓋天下之善惡爭歸焉。人之修身誠意不可

不謹。琦嘗言仁廟議配享清議皆與沂公而不與申

公。誠意不可欺如此。又曰沂公爲相論其事則無可

數者。論其人則天下信之以爲賢相。申公以進賢自

任。思歸於已。時士皆出其籠絡。獨歐陽范尹旋收旋

失終不受其籠絡。或問司馬光曰：公著天下屬望，他日大用當如何？琦曰：才偏規模小，吳奎子璟素以堅挺有節，梁稱琦亦稱之。及幕府有闕，門下有以璟爲言者，琦曰：此人氣雖壯然包蓄不深，發必暴且中節，當以此敗置而不言。不踰年璟敗，皆如其言。錢明逸久在禁林，不滿意出爲秦州，居常怏怏不事事。琦聞之，語人曰：已雖不足，獨不思所部十萬生靈耶？琦屢薦歐陽修而仁宗不用，他日復薦之曰：韓愈唐之名士，天下望以爲相而竟不用，使愈爲之，未必有補於唐。而談者至今以爲謗。歐陽修今之韓愈也，而陛

不吉以歸之

下不用。臣恐後之談者，謗必及國，不特臣也。陛下何惜不試之，以曉天下後世也。上從之。琦晚與歐陽修相知，而相親最深。修深服琦之德量，嘗自累首歐陽修，何敢望韓公。琦曰：承叔相知無他，琦以誠而已。琦知修以文言大繫，皆非孔子所作，乃當時易師爲之耳。又多不以文中子爲可取。魏公心知其非，然未嘗與辯。但對歐公終身不言易也。琦爲相，或謂公之德業無愧古人，但文章有所不逮。琦曰：某爲相，歐陽承叔爲翰林學士，天下之文章孰大於是。蘇軾試制科，中程後，英宗卽欲便授知制誥。琦自執乏材，遠去。

之器也。他日自當爲天下用。要在朝廷培養之。使天下之士莫不畏慕降伏。皆欲朝廷進用。然後取而用之。則人人無復異辭矣。今驟用之。則士未必以爲然。適足以累之也。乃授直史館。軾聞之曰。韓公可謂愛人以德矣。太宗仁宗嘗獵於大名之郊。題詩數十篇。賈昌朝時刻于石。琦留守日。以其詩藏於班瑞殿之壁。客有勸琦摹本以進者。琦曰。修之得已。安用進爲。客亦莫喻。琦意韓絳來。遂進之。琦聞之。歎曰。昔豈不知進耶。顧上方銳意四夷事。不當更導之耳。石守道編三朝聖政錄。將上一日。末質於琦。琦指數事。其一

太祖感一宮鬢視朝晏羣臣有言太祖悟伺其酣寢刺殺之琦曰此豈可爲萬世法已溺之乃惡其溺而殺之彼何罪使其復有髮將不勝其殺矣遂去此等數事守道服其精識溪洞蠻彭仕義納厥子師寶之妻師寶乃與子投辰州告父之惡且言將謀叛轉運使李肅之等遂領兵討之自是入寇不已又遣竇舜卿等經制之自此已數歲矣仕義方乞復通貢奉卻欲得投來子孫二府合議宰相文彥博呼吏擬奏許仕義貢奉如舊卻令送還二子琦聞之竊哂彥博正色曰且聽彥博處置何笑耶琦曰此事未安二子既

還則爲魚肉矣。他日朝廷何以來蠻夷也。遂議遣殿中丞雷簡夫往議之。先約勿殺師寶。俾知龍腸州。然後許就降。仕義乃聽命納款。荆湖之間無事。桂州陸誦奏交州欲取溫同等地上。因問交趾於何年割據。輔臣對曰。唐至德中。改安南都護府。梁正明中。土豪曲承美專有此地。琦日向以黎桓叛命。太宗遣將討伐。不服。後遣使招誘。始效順。山路險僻。雖尋得其地。恐不能守。石介聖德詩云。予早識琦琦。有奇骨。其器魁落。豈視屠楔。其人渾樸。不施剗。可屬大事。敦厚如勃琦。汝副衍。知人予哲。